

今文尚書考證

序

尙書傳自伏生其徒歐陽夏侯西京立學宗習徧天下溯龍門著
記虎觀講經迄於熹平所刊一以今文爲主雖其間有史公雜采
之說有三家歧出之說要皆截然不紊考迹可知古文肇出魯壁
不列學官盛於新莽微於中興厥後杜衡賈馬廣續倡和若故爲
今文樹之教者而其從來亦遠矣夫經義不窮引而日新學塗衆
趨則材高者激而返古理勢固然無足怪者漢書稱今文徒衆或
善修章句或增多師法未嘗不各自爲說若古文當日之不泯亦
非獨文字古也史遷從孔安國問故明孔氏嘗爲故矣遷書載堯
典諸篇多古文說是古文有說矣桑君長名傳古文其言散見地

志水經與今文不同者皆可決其爲古文說劉歆又從而推演之
如莽立六宗建三公及三統麻言文王受命武王克殷之年顯背
今文由歆初說此可以意定者而必謂古文義說盡出於歆或不
其然自鄭君以漢末儒宗雜糅今古爲書學一大變東晉僞經傳
出茫昧千年 本朝碩學朋興今古文界域始明而蔽亦因之曲
阿高密強仞今文蔽一尊尙古文故抑伏傳蔽二不信史記擯斥
舊聞蔽三皮君鹿門治尙書最精嘗爲大傳疏證古文冤詞平議
二書行世矣近復以今文尙書攷證視余其條理今文詳密精審
兼諸大儒之長而去其蔽後之治今文者得是編爲前導可不迷
於所往余讀君撰筭每有鍼芥之合惟於論古文義說反求於心

而未能釋然序君書因併出所見相質竊附於諍友之義云光緒二十三年歲次丁酉月正元日長沙愚弟王先謙謹撰

凡例

自獲麟奮筆刪書百篇祖龍燔經烈火一炬慙遺一老輩啓三家

漢代今文沛南爲盛雖復河內屋壁撻魚鳥之墜文廟堂金絲發

科斗之奇字而或僞真莫辨傳注全無

今文大誓疑引韓書與大傳史記之文爲之與廿九

篇之文不類伏生所傳本無大誓孔安國無受詔作傳事

是以二百餘年不參異義十四博士

合爲通家御史大夫衍三大宗之緒

歐陽大小夏侯書皆出於兒寬

昌邑太傅

開兩夏侯之傳

大小夏侯書大小夏侯書同出於夏侯始昌

臧軾彬彬元元本本是知

子駿之移博士本屬譚言敬仲之序官書皆爲謬論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尙

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衛宏古文官書序云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此皆祖古文面誦今文之謬論沛南之學極盛烏有朽折散絕略以其意屬讀者哉趙宋以降伏書散亡沛南顯

家無復別風之字吳中孤本僅傳雅雨之編抱經補其遺恭甫刊
其誤於是福州輯本鄞縣佚書隱事遂精攷文較覈覽其闕悵拱
璧足珍葆此殘篇碎金斯貴如大麓之野必是名山旋機之星乃
爲北極四方上下六宗之義可尋三才四時七政之文具在十二
州之兆祀是祭星辰三千條之內刑何闕畫象七始七律文猶見
於唐山五服五章制豈同於周世三公紬陟在巡守之先重華禪
讓居賓客之位西伯受命逮六載而稱王元公居攝闕七年而致
政成王抗法爲世子以迎侯皇天動威開金縢而改葬凡此塙詰
皆當信從勿因瓦釜之鳴反棄黃鍾之寶

龍門箸史多列尙書之文馬遷傳經實守歐陽之法如大麓是林

麓非錄尙書百揆卽百官何云宰相堯太祖稱文祖異於禰祖之名允子朱爲丹朱知非允國之主舜年凡百歲見徵庸三十之譌帝咨廿二臣有彭祖一人在內

九官十二牧合以彭祖墳是二十有二人四嶽卽在十二牧之中

夔曰八字本屬衍文予乘四載必當分列夏擊鳴球以下記自虞史伯夷明良喜起之歌卽爲舜傳大禹般庚屬小辛時作比於陳古刺今微子咨樂官乃行何與剖心胥靡多士文兼毋佚意在兩義互明君衷告以勿疑事屬初崩居攝成王開金匱非因管蔡之言重耳賜彤弓乃作文侯之命魯公就國誓衆征戎秦伯封殺懲前悔過參攷舊文不乖師說至若文王囚羑里之後乃出伐耆箕子封朝鮮之前已先訪範

史記惟此二事與大傳不合

雖有小異無害大同

西京舊說既萃龍門東漢逸文亦叢虎觀

白虎通多載今尚書說

琮璜五玉

麇鹿二牲九族親睦竝列異聞三攷黜陟不拘一義放勳非號說

見於郊天伯夷不名義彰於敬老鳴球堂上尤貴降神之歌燔柴

岱宗斯隆封禪之典攷績事由二伯州牧旁立三人五行衰王之

宜八音方位之別受銅卽位大斂卽可稱王改朔應天太平亦宜

革正社稷用孝經之說博士理本相通巡守徵王制之篇今文義

原一貫他若周公薨當改葬康叔封據平安皆不肯於伏書亦無

違於遷史

三家派分顯門教授說經者言逾百萬從學者衆至千人大麓旋

機或更古義象刑章服亦背師傳

漢人以大麓爲大錄旋機爲渾儀象刑爲象天道作刑服章爲

十二章九章皆與伏生史公之義不合蓋三家博士新說也然矛盾無多淄澠可辨攷其得失

足用證明乃知熹平刊經皆據學官之本白虎議奏不主中祕之書意在同文名非摹古至於赤文綠字絃緯可甄翠琬青珉豐碑未泐殘竹摺逸斷碣鉤沈凡屬隻義單詞皆同吉光片羽

漢世通行今文

漢碑尤可據信

疏通古義當據舊文俗儒不知妄說斯啟是末師而非古執誤本以疑經

如索隱據僞孔以詆史公近人據馬鄭以詆伏生皆是

豈知懸牛頭而賣馬脯何怪

抵牾斷鵠類以續鳬脰安能強合故事實不可移易古今尤戒混

淆如箕囚而微乃奔詎有父師可告衛封以伯爲爵

見史記衛世家漢書古今

人胡云康叔稱侯君夷以居攝爲疑非因時已致政伯禽以征戎

就國何得尙未受封略舉數端足資隅反誠能塙守伏羲證明今
文究馬班二史之異同掇東西兩京之遺逸則通如馬鄭尙難執
簡而爭僞若梅姚何從緣隙而奮

漆書一卷出自西州

馬鄭古文本於杜林漆書古文四十六卷漆書止一卷則非全文孔安國本藏於中祕新

莽赤眉之亂蓋已佚此一卷當卽其中佚出者漢時民間相傳本有古文尙書蓋孔安國副本然不立學私相授受不無譌脫變亂如我其試哉脫帝曰夔曰八字重出優賢揚作必腹腎腸殷三宗無太宗而有祖甲必非孔壁之舊杜林好小學蓋用漆書一卷校正當時之古文尙書文字其本較他本爲善故馬鄭依用之然漆書非完文近人以爲馬鄭卽孔壁古文非也古序百篇疑由東海

今所傳書序與史記所引書序多不同詳見書序攷證或以毛詩序爲衡宏作古文書序疑亦出於宏蓋

不無

文惟崇古義乃戾今豈知中祕舊藏外人莫覩臨淮早卒著

述無傳

孔壁真本惟劉向校中古文見之至東漢蓋亡矣史記云安國爲臨淮太守蚤卒不云有著述漢藝文志列歐陽夏

侯章句說義古文尙書經四十凡屬班志臚列論衡徵引說文表

其逸字異義述其遺聞大率遠出國師近宗衛賈掇周官於屋壁

据左氏於山巖

孔安國古文尙書惟以今文正其文字並無義說其義說蓋創自劉歆歆於哀帝時請立古文尙書

爲諸儒所持平帝時王莽從之卒立學既立學當有章句義說蓋皆歆爲之莽立六宗建三公歆作三統麻以爲文王受命九年崩武王十三年克殷皆與今文尙書異卽其說也後漢儒林傳云杜林古文尙書賈逵爲之作訓又云衛宏從杜林受古文尙書爲作訓旨是杜林止有定本而無訓義衛賈馬鄭相繼成之馬鄭注尙書多引周禮說虞夏之制或亦本於劉歆說也漢書地理志論衡說文異義引古文尙書諸君厭故喜新是丹非素遂使孳孳出

揜北斗之光芒妖譌紛乘啟黎邱之誕幻且孔壁文多譌脫不如

伏書遠有師承膠東傳經竟漏帝曰媯汭降女皆屬臣言此則誤

始庸生咎非馬鄭

孔穎達書正義曰馬鄭王本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庸生傳古文爲孔安國再傳弟

子其書已譌脫如此如其說則當以我其試哉竝爲四嶽語豈可通乎據此足知安國古文不及伏生今文此一有師承一無師承之明驗也史記云堯曰吾其試哉是史公所據今文有帝曰僞孔本亦有帝曰此僞孔從今文勝於馬鄭古文之一證也段茂堂左祖馬鄭乃以我其試哉應爲四嶽語蓋絕知者之疑足見壁中古本已遜沛南今文何必補安國之遺開子雍之僞

交長侍中皆名碩學扶風高密竝號通儒乃必寶守漆書力崇祕簡者蓋以壁藏舊本體少變更世俗通行字多譌省是以兩漢碑

碣不盡合於六書中郎石經間亦參夫變體

向疑賈馬許鄭皆大儒何以必舍當時通

行之今文而崇不合時用之古文及觀石經與漢碑文字多向使乃知今文因當時通行不免譌俗諸君好古故鄙棄今學

參稽脫誤法中壘之校文不尙怪奇戒紅休之立學字體或依古

本訓辭仍襲今文義兼取其兩長聖可俟夫百世

今文有譌俗不妨以古文參攷

然古文無說解劉歆衛賈皆不足據說解乃必疾其蔽冒詆爲俗應仍用三家今文象采所長乃爲盡善

儒輕博士而重孤家別立漢幟祕涉南而彌棘下強撥秦灰卒致

三反之人乘抵牾隙兩家同廢並付煨塵僞孔顛倒經文競傳魯

鼎之廣衛包改更隸古復失廬山之真好古諸君實階之厲已

疾鄭

歐陽之蔽冒馬謖三家爲俗儒別創古文說而說又無一定馬不同於鄭鄭不同於馬王肅乃乘其隙僞造孔安國傳後人誤信之而東漢古文乃與西漢今文同歸於盡且諸君之崇古文蓋愛其文字之古耳唐衛包乃盡易以譌俗之字豈諸君所及料者哉

解經當實事求是不當黨同妒真康成博通多參異義于雍僞謬

間襲今文蓋鄭受恭祖之傳每觴源於衛賈王承父朗之學或毫

采於歐陽

王肅父朗師楊賜傳歐陽尙書洪稚存傳經表以肅爲伏生十七傳弟子故肅作僞孔傳名爲古文實間襲取

今文以駁馬鄭其說有遠勝馬鄭者當分別觀之

是以純不免疵憎當知善如僞孔云義

和四子別無天地之官

僞孔以四子卽是義和非別有義和其說是也而云四子卽是四岳則沿鄭誤觀

刑二女當爲放勳之語

見帝甲淫亂豈足知依僞孔以祖甲爲大

同馬鄭古文王肅云先盛德後有過謬論也子雍務與康成爲難

而今古雜糅則實效尤康成故鄭王尙書注皆非古非今必祖鄭

廢王非公論也予之去取

一以與今文異同爲斷元公避居本無其事史逸作策卽烝祭

而不在明年

僞孔以烝祭歲爲一時事本於劉歆三統術云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

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誣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其說是也鄭分烝與祭歲爲兩年之事按之經文殊不可通成王踐奄

非東征而實因再叛

大傳踐奄周公事史記踐奄成王事周公踐奄王不親行經云王來自奄昔朕來自奄知

非一事僞孔以爲再叛再征其說甚塉蓋王肅襲用今文舊說鄭誤合爲一事王西莊孫淵如陳棣園必駁孔申鄭乃或以伏生爲

誤或以史公爲誤其解多士多方兩篇此皆遠勝古說原本今文之義皆不可通由門戶之見太拘也

可以擧芳草於蕭稂掇明珠於沙礫乃必批剝孔傳曲阿鄭君以

致踏駁難通齟齬不合於是具文飾說詆史公爲謬悠顛倒是非

譏伏生爲老耄

陳樸園於文王受命周公避居兩事皆詆伏生老耄記憶不全

不知千慮一失無

損智者之名以人廢言初非公允之義茲特平其曲直參其合離不爲北海之佞臣宣作沛南之肖子

國朝經學盡關榛蕪山東大師猶鮮墨守百詩專攻僞孔不及今文西莊獨阿鄭君無關伏羲艮庭兼疏伏鄭多以鄭學爲宗茂堂辨析古今每據古文爲是淵如以史記多古說遂反執鄭義爲今樸園謂鄭注皆今文不顧與伏書相背伯申攷證郅瑯簡略惜不多傳默深詆訶實工武斷乃兼宋學茲取其精當辨其舛譌不使今文亂眞非與前人立異

先漢經師必由口授文字多寡不免參差派別三家經有異本師法雖無大異傳習不必全符是以龍門蘭臺馬班殺其青簡熹平太學陳留書以丹文於乎烏牖不同於戲之字無逸亡佚別傳毋勅之文邦國恒常非關避忌雖惟乃適或別古今良由習本判殊非盡後人改竄許君解字有伏書雜出之辭顏監匡謬乃蔡氏一家之學

匡謬正俗云古文尙書作惟今文尙書作維古文尙書作烏乎今文尙書作於戲專據石經言之按之史記漢書亦

不盡合

凡此遺文可證皆於大義無關茲各依其本書不敢強之使

一

是書體例本仿樸園博訪通人改從薇省

先用陳樸園今文尙書經說攷之例經字一切

改從今文後依王逸梧先生更定仍仿孫淵如尙書今古文注疏體例正文用通行本小字分注今文

夏以史公所

載完篇不過十餘

史記載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高宗彤日西伯載者收書鴻範全廉肸誓尙屬完篇微子

多士毋佚君奭甫刑文侯之命秦誓皆不完

博士之傳列宿難尋廿八若必勇更習本

臆造經文則天吳紫鳳未免倒顛清廟生民將遭塗改自我作古

恐爲西河所訶

毛西河古文尙書究詞詁羅氏父子私造今文尙書甚至若改造經字恐似羅氏所爲獨抱

遺經詎真東漢之舊

漢石經亡今文尙書遂無完本

仍用通行之字庶無杜撰之

譏凡有古義可憑但云今文作某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善化皮錫瑞

堯典第一

唐書

標目云堯典第一者書正義曰檢古本並石

達及見石經揭本是今文尙書以堯典第一漢石經乃今文尙書孔穎
充論衡正說篇曰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
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與昌
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尙書謂之有天下
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爲言蕩蕩
也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
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尙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
中周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夏五家大矣然而達其正實
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
漢中故曰猶秦漢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爲秦漢作道德
之說矣此引當時博士今文家言仲任非之而自爲之說其說雖
不同而以唐虞夏殷周爲五家則同鄭君書贊曰三科之條五家
之教三科者古文家說謂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科也五家者今
文家說謂唐一家虞一家夏一家商一家周一家也據尙書大傳

今文尙書攷證卷一

一

堯典之前題曰唐傳以後題曰虞傳夏傳有書而後有傳則伏生所治尙書當以堯典爲唐書皋陶謨爲虞書禹貢以下爲夏書湯誓以下爲商書攷昔以下爲周書矣白虎通號篇云或曰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正輿論衡所引尙書說同亦今文家言也段玉裁云漢魏人祇有歐陽夏侯尙書無謂歐陽夏侯尙書爲今文尙書者晉以後古文盛行始言今文尙書以別之案段說甚瑣今必以今文尙書標目者以別於僞古文竝以別於馬鄭古文且所據伏生史公之說有出於歐陽夏侯三家之先者故不得以歐陽夏侯尙書標目也漢人解尙書之義不同鄭君書贊曰孔子尊而命之曰尙書尙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尙書引尙書蕤璣鈴曰因而謂之書加尙以尊之書正義云鄭康成依緯以尙字爲孔子所加今遺其文蕤文類聚引璣璣鈴曰尙書篇題號尙者上也上天垂文集布節度書者如也如天行也又曰書務以天言之鄭君蓋用其說春秋說題辭曰尙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遺書也又曰尙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期運明受命之際緯書皆今文說論衡正說篇曰尙書者以爲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爲上所爲下所書又須頌篇曰或說尙書曰尙者上也上所爲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仲任所引亦今文說而與鄭君以尙書爲天書又以尙字爲孔子所加之說不同釋名釋書契曰尙書尙上也以堯爲上始而書其

時事也與論衡說略同論衡書解篇言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
乘歐陽公孫則仲任習歐陽尚書所引蓋歐陽說鄭君殆用夏侯
說故不
同歟

堯典

大傳曰堯典
可以觀美

曰若稽古

桓譚新論曰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
萬言但說曰若稽古至三萬言錫瑤議案漢書儒林傳

曰張山拊事小夏侯建爲博士授信都秦恭延君恭增師法至百
萬言夏侯建傳曰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
率引以次章句是小夏侯本文繁理富延君復申其說故其文尤
繁惜其說皆不可攷據桓君山所引則小夏侯尚書以曰若稽古
四字絕句班固東巡頌曰曰若稽古在漢迪哲孟堅亦習夏侯尚
書者漢策文多以若稽古三字發端用今文尚書說也周書窮微
解云奉若稽古惟王又武穆解云專若稽古昭天之道熙帝之載
皆以若稽古發端段玉裁說曰若稽古四字爲句不特皋陶謨也
蓋堯典亦然逸周書武穆解可證也劉逢祿說孔子序三統之誓
首夏書唐虞者夏之三統也則曰若稽古四字當是孔子尊加之
辭或周史臣所加○今文一作粵若稽古○今文尚書亦作粵若
稽古王文考靈光殿賦曰粵若稽古帝漢祖宗王叔師注楚辭用

今文說其子文考所引亦必今文蓋三家之本不同也稽古之義
今文家皆以爲考古漢書郊祀志匡衡奏曰八人不按經藝考古
制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
可以永年丕天之大理雅圭以稽古爲考古其誼甚明太誓之篇
雖非伏生所得然其文載於大傳史記博士已合於今文廿九篇
之內則其說必與今文同又匡衡告祭殿廟文云欽若稽古承順
天心誼亦當爲考古若訓爲同天與下句不合也郊祀志又引大
誓曰正稽古師古曰今文大誓周書也稽考也志又曰今既稽古
建定天地之大禮律厯志曰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師古曰稽考也
考於古事而法度益明志又曰稽之於古今則以稽爲考甚明師
古之說不誤武帝紀元狩六年詔曰稽諸往古贊曰至於稽古禮
文之事猶多闕焉董賢傳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杜鄴傳
曰事稽諸古王莽傳曰則天稽古後漢書章帝詔曰五經剖判去
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
古求道真也范升傳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
奉君馬融誼奏李固引同亦必引用成語稽古與述舊相對爲義
則稽古爲考古無疑舊不指君古亦不當指天承天蓋言稽古之
效耳若云主不同天無以承天則重複無義李賢注引鄭注同天
解之非是近人猶或引此以譴同天之義蓋亦未之思耳他若班
固東都賦曰憲章稽古張衡陳事疏曰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

舊黃瓊請舉藉田禮疏曰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虞唐以應天桓榮傳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東觀書曰稽乾則古安帝策夏勤文曰朕承天序維稽古又郭丹傳曰古者卿士讓位今功曹稽古合經蔡邕和熹后論議曰事不稽古不以爲政趙岐孟子題辭曰訪論稽古荀悅漢紀曰夫成大化者必稽古立中務以正其本也續漢書律厯志曰此諸術爲近然猶未稽於古劉寬碑曰開學稽古訓咨儒林凡此諸說皆不可以同天解之是以稽古爲考古兩漢諸儒皆無異義賈馬王肅說爲順攷古道今文家說蓋亦相同惟鄭君解爲同天正義云用尙書緯說緯書多同今文似亦今文異義然與漢人所引稽古之義皆不相合孫星衍以鄭君同天之解爲解帝堯帝字非解稽古其說近是或正義誤引鄭注歟

帝堯堯璣璣鈴曰帝者天號王者人稱在政不私公位稱之曰帝樂稽耀嘉曰德象天地爲帝仁義所生爲王風俗通皇霸篇引尙書大傳說云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循堯緒也白虎通號篇云帝王者何號也德合天地者稱帝帝者天號號言爲帝者何帝者諦也象可承也又云書曰帝堯帝舜謂之堯者何堯猶堯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衍衆聖之主百王之長也謂之舜者何舜猶舜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劉熙說法日以爲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

故謂之堯也義本大傳又白虎通諡篇曰帝者天號也以爲堯猶
諡顧上世賢直死後以其名爲號耳所以諡之爲堯何爲諡有七
十二品禮諡法記曰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錫瑞謹案此
今文家以堯爲名死後卽以名爲諡也檀弓曰死諡周道也自殷
以上未有諡法但以生前之號卽爲死後之稱如黃帝顓頊帝嚳
堯舜皆是也大傳說五帝之稱皆一例是伏生以堯爲號故史記
三代世表云號唐堯正義引譙周說亦以堯爲號白虎通引諡法
有堯舜蓋後人加之耳史記云帝堯者放勛則當以帝堯曰放勛
五字爲句而攷河命曰若稽古帝舜契握曰若稽古王湯撻桀戒
曰若稽古周公旦皆連若稽古三字成文則今文家亦或以曰若
稽古帝堯六字爲句蓋帝堯二字上屬下屬義皆可通故大戴禮
以曰放勛三字爲句考靈耀曰放勛欽明文惠晏晏亦以放勛下
屬爲句也又案大傳曰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是舜當
時本稱王今稱帝堯帝舜皆據周制言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
文篇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璫雉祀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
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
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
尙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
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祀存
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元王客

而朝又曰黃帝之先諡四帝之後諡何也曰帝號必存五帝代首
天之色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黃號故曰黃帝云帝
號尊而諡卑故四帝後諡也帝尊號也錄以小何曰遠者號尊而
地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疏之義也又曰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
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
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董子之說以爲古天
子生時皆稱王推前二代竝爲三王又推前五代爲五帝又推前
九代爲九皇後人以夏殷周爲三王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
皆沿周制言之漢舊儀曰祭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皆古帝王
凡八十一姓蓋用董子之說蒼頡黃帝史臣其製字以王居門中
爲閭是黃帝當時亦稱王據董子說則黃帝乃周
人追諡耳此西漢今文說東漢以後知之者尠矣

曰放勳

大戴禮趙岐孟子注皆作勳武梁祠畫象作放勳蓋勳本
今文也○今文一作放勳○史記攷索權皆作勳白虎通

爵篇引中候曰天子臣放勳御覽八十皇王部五引中候運衡曰
帝堯刻璧率羣臣東沈于雒書曰天子臣放勳德薄施行不元此
今文作勳之證中候引堯祀天文稱臣放勳祀天必自稱名則今
文說以放勳爲堯名史記堯本紀曰帝堯者放勳舜本紀曰帝舜
者名曰重華故馬融注曰放勳堯名趙岐注孟子曰放勳堯名也
武梁祠畫象曰帝堯放勳帝舜名重華重華爲名則放勳亦名可

知蓋堯舜名也放勳重華亦名也皋陶一名庭堅不得以古無二
名爲疑說文勳古文作勳今文亦作勳者段玉裁說壁中亦有今
文伏生亦有古文非孔氏者皆古文無今字伏生者皆今文無古
字也劉逢祿說放勳號也馬融以爲堯名名卽號也帝者三王以
前尊加之辭堯當時亦稱王也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欽明文思安安

○今文作欽明文塞晏晏○後漢書和熹鄧后紀
第五倫陳寵傳李賢注皆引尙書攷靈耀曰文塞

晏晏此今文作文塞晏晏之證鄧后紀劉毅上疏曰崇晏晏之政
第五倫傳曰體晏晏之委陳寵傳曰宏崇晏晏何倣諫爲篤景起
第疏論曰陛下履晏晏之委又奏記宋由曰明公履晏晏之純德又
上疏論曰書曰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曰傷塞晏之化而衍傳
顯志賦曰思唐虞之晏晏崔瑗司隸校尉箴曰昔唐虞晏晏論衡
恢國篇曰唐之晏晏蔡邕司空袁逢碑曰其惠和也晏晏然衛尉
卿衡方碑曰少曰文塞敦厯允元長曰欽明耽詩悅書唐扶頌曰
崇晏晏之惠康受禪碑曰欽明文塞皆漢人引今文義也鄭注攷
靈耀曰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鄭亦用今文義○一
作欽明文思晏晏○後漢書馮衍傳李賢注引尙書攷靈耀曰放
勳欽明文思晏晏論衡須頌篇曰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
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是今文亦作文思或三家本異

不盡由後人改之仲任以欽明文思以下爲孔子所言蓋指書序言之漢人皆以書序爲孔子作今書序作聰明文思而仲任云欽明文思者或今文書序與古文書序之字不同也○一作聰明文思晏○後漢書陳寵傳注引尙書攷靈耀曰堯聰明文思晏則今文尙書欽明或作聰明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攷靈耀與書序合建武泰山刻石文曰昔在帝堯聰明密微亦是引用今文尙書段玉裁不知今古文不同

疑攷靈耀聰字爲誤未免疏失

允恭克讓

○今文一作克讓○說苑敬慎篇曰昔堯履天子之位

恭漢書藝文志曰道家者流清虛以待下東觀漢記桓郁傳謙讓允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師古曰讓古讓字是今文亦用古字作讓也史記云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大戴禮五帝德篇文略同蓋史記所本也此今文家解欽明至克讓之義

光被四表

○今文亦作光被四表○漢書宣帝紀蕭望之傳載黃

注曰聖王之信光被四表樂緯注曰言德光被四表黃璣言官官縱恣疏曰光被八極胡廣邊郡尉箴曰光被八挺班固典引曰光

被六幽蔡注曰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引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
上表之被中論法象篇曰唐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史晨祀孔廟碑
曰光于上下魏公卿上尊號奏碑曰光被四表王粲無射鍾銘曰
格于上下光於四方曹植求通親親表曰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
之美吳封禪國山碑曰格于上下光被六幽是也○一作橫被四
表○漢書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化溢四表橫被無窮王莽傳曰
昔唐堯橫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安帝詔曰昔我光武受命橫被
四表崔駰傳崔策慰志賦曰聖德滂以橫被今班固傳西都賦曰
是故橫被六合張衡東京賦曰惠風橫被東巡詒曰帝道橫被有
行海表是也玉燭寶典序橫被四表亦沿用今文義○一作廣被
四表○禮緯含文嘉堯廣被四表漢書禮樂志平當正雅樂議曰
況於聖主廣被之資成陽靈臺碑曰爰生聖堯名蓋世今廣被之
恩流荒外兮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曰堯廣被四表沈子琚
竹江堰碑曰廣被四表唐扶頌曰追惟堯德廣被四表思五經通義
曰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華陽國志但望諸分郡瑛曰
聖德廣被三國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又曰至德
廣被郭璞山海經圖讚秋山帝堯葬於陽云聖德廣被是也蓋光
皆廣陽夏侯三家今文異字然字異而義同光被卽廣被亦卽橫

被皆是充塞之義後漢書陳寵傳田聖德充塞假于上下是其明證
也段玉裁以爲古文尙書作光今文尙書作橫蓋未知今文亦有
作光者陳香樞據後漢書桓焉傳云焉傳歐陽尙書永初元年入
授安帝鄧宏傳云宏少治歐陽尙書授帝禁中以安帝詔引橫被
爲歐陽今文又據黃霸傳從夏侯勝學尙書以霸議引光被爲大
小夏侯異文其證甚瑣然未引今文一作廣被所引漢人橫被光
被之文亦有未盡蓋猶有漏義也若成陽靈臺碑云德彼四表乃
段彼爲被非今文家有作彼之本也下云廣彼之恩亦段彼爲被
可證四表之義攷靈樞日二十八宿之外各有萬五千里是謂四
游之極謂之四表書說云日照四極九光東日日中南日日永西
日有中北日日短光照四十四萬六千里又云日道出於列宿之
外萬有餘里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千里又云地與星
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春則星辰西游夏則星辰北游秋則
星辰東游冬則星辰南游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
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亦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鄭注曰天行
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
中故方行作剗行然因此至上下蓋極地厚也鄭注緯書亦用今
附會光爲光耀則非也

格于上下

○今文亦作格于上下。秦邕典引注引作格于上下。張

山碑皆引作格于上下。○一作假于上下。○段玉裁說文解

字引虞書曰假于上下。王逸注招魂曰假至也。書曰假于上下。叔

師多用今文。尚書此今文與古文同也。後漢書順帝紀。丕顯之德

假于上下。史記假人元龜假于皇天。假于上帝。漢書惟先假王正

厥事。尚書大傳。祖考來假。皆今文。尚書有假。無格之證。錫瑞謹案

假格通用三家。異文有作格者。非必後人改之。段云古文作格。今

文作假。亦未盡然也。後漢書明帝紀。詔陳寵傳。疎皆引假于上下。

吳傳安帝詔云。昭假上下。白虎通禮樂篇引尚書曰。前歌後舞

假于上下。所引雖大誓之文。然作假。當無異

此。皆漢人用今文。作假。段氏所未及引者

克明俊德。○今文亦作克明俊德。論衡程材篇曰。克以俊德致黎

篇曰。然而唐虞之瑞。必具是者。堯之德明也。仲任以明德屬堯。與

大學自明其德。鄭君以俊德為賢才。兼人者。非今文義也。○一作

德為自明其德。鄭君以俊德為賢才。兼人者。非今文義也。○一作

克明俊德。○史記曰。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言克自明其德

以訓九族。段玉裁說訓馴順三字通用。堯典在歐陽夏侯當作克

明訓德。與五品不訓用字正同。徐中散在晉末。雖今文尚書已佚

而祖飢謚之類尙存一二又采集舊聞知駟卽訓字故云古訓
字也○一作克明峻德○大學引帝典作峻大小戴與夏侯尙書
同師是夏侯本作峻漢書平當傳曰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
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當習歐陽尙書見儒林傳則歐陽家
亦作峻也當引此以證聖人之德
亡以加於孝則亦以峻德爲堯德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正義引夏侯歐陽說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
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異義引尙書歐陽

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
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
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
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
之母姓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
之案禮經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
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駁云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
人子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唯
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
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禮雜記下總麻之服不禁
嫁女取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據此則許從今文鄭從古文
然昏禮云三族不虞不云九族且禮爲外祖父母從母皆小功則

異姓有服不止。親麻寡君之說未足以難今文也。白虎通宗族篇云：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尙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有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四者，謂父之姓爲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妻族二，四者，謂父之姓爲一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也。母之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也。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禮曰：唯氏三族之，不虞尙書曰：以親九族。白虎通言九族與異義，引歐陽說同。惟歐陽以母之父母各爲一族，班以母之父母合爲一族，略異。然母之昆弟卽母之父，族不得別爲一族，班引夏侯義似不如歐陽義爲也。白虎通又云：一說合言九族者，徵明堯時俱三也。禮所以獨父族四，何？欲言周承二弊之，後民人皆厚于末，故與禮母族妻之黨廢。禮母族父之族，是以貶妻族以附父族也。或言九者，據有交接之恩也。若邪族之族，譚公惟私也。言四者，據有服耳，不相害所異也。盧文弨云：語不甚了。大約謂三代之季民有厚母族薄父族，厚妻族薄母族者，故矯其弊，損妻族三爲二，增父族三爲四也。喪服傳云：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是厚于末之義。則此一說意謂堯時父母妻皆三族，合爲九。周時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也。

此今文家異說妻族三富與母族相同父族亦止於三則四族中當少一族不知所少者爲何其詳不可得圖矣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今文亦作平章百姓虎通姓名篇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

別婚姻也故禮別類

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爲重人

倫也姓生也人所望

天氣所以生者也。餘書曰：平章百姓，姓姓所以

有五百宮何以爲古者聖

而人吟律定姓以籍其族生人舍王常而生正聲

備故姓有百也據白

虎通之說平章百姓蓋辨別章明之卽吹律

定姓之事白虎通用

今文而亦作平者平便一聲之轉三家異文

或同古文作平崔駰

章帝論議曰唐書數堯之德曰平章百姓

權求通親文表古平

章百古姓蔡邕封事云平章賞器亦弘此懸未

可也
據つ
一
作
便
章
百

姓○史記作韋百姓徐廣曰下云便程棟

作然則訓平爲便也

索隱曰平既訓便因作便章錫瑞謹案鴻範

王道平平史記張釋

之為唐列傳引作王道便便平便一聲之轉

史公所據今文尙書

本必作便字非誤平爲便以謀詒代懸也○

考一作章
一作章
一作章
一作章

司也史記漢書綱目其今文作荊章飢餓辨送

尚書曰九族既睦辯

章百姓鄭元注云辨別也章明也鄭亦用今

「人々を驚かす事」



文義詩小雅采芣正義堯典平章百姓班固傳作辨章矣辛雅議前
集引尚書大傳曰辨章百姓百姓昭明班固傳作辨章矣辛雅議前
化治答賁戲曰辨章舊聞御覽引東觀漢記曰臣下百僚力誦聖
德紀述明詔不能辨章三國魏志景元元年有司議奏曰朝廷所
以辨章於天下者也

協和萬邦

○今文作協和萬國○今文邦多作國史記曰合和萬

萬國漢書宣帝紀成帝紀地理志引皆作協法言先知篇曰堯親
九族協和萬國王莽傳曰萬國和協東觀記和帝賜彭城王恭詔
曰蓋問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漢紀杜業曰昔唐虞協和萬方致雍
熙之政易國爲方臨文不拘也後漢書明帝紀論衡儒增篇引作
協和萬邦與今文不合疑後人改之漢書地理志曰昔在黃帝作
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壺壁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
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曰協和萬國此之謂也據此
則今文說以萬國爲實有萬國非虛數也○一作叶和萬國○今
文協亦作叶論衡齊世篇引作叶說曰唐之萬國固增而非實者
也又藝增篇曰尚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並
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欲言堯之德大所化
者東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仲任以萬國爲增而非實蓋

歐陽說與班孟堅夏侯說不同協作叶者叶古文協大傳不叶
于極白虎通叶時月皆引作叶是伏生今文亦有古文之証

黎民於變時雍○今文作黎民於蕃時雍○漢書成帝紀陽朔二

黎衆也時是也雍和也言衆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也韋昭曰蕃

多也陳喬校說易文言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故應劭

以變化說蕃字之義也古文尙書作於變今文尙書作於蕃韋昭

以蕃訓爲多如其字釋之從今文家說也孫星衍說潛夫論考績

篇云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以養釋蕃云致時雍疑又

以時爲時代之時案後漢書魯恭傳曰夫王者之作因時爲法深

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

雍則今文說有以時爲時代之時者○一作於元時雍○漢書地

理志引作卞孔宙碑引作元段玉裁說元卽今之

卞字弁之變體弁蓋蕃之段借字古音弁讀如盤

乃命羲和孫星衍說西漢諸儒用今文說以羲仲等四人卽是羲

星辰之行是羲和於周爲太史之職也史記天官書云昔之傳天
數者於唐虞羲和是不以爲六卿漢書成帝紀陽朔元年詔曰昔
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百官公卿表云
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注應劭曰堯命四子

分掌四時之教化也張晏曰四子謂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食貨志云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魏相傳云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論衡是應篇云堯候四時之中命羲和察四星以占時氣是以仲叔等四子爲羲和今文說也錫璠謹案孫說是也兩漢諸儒皆以四子卽是羲和羲和專掌天文不治民事孫氏所引之外如史記麻書曰堯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法言重黎篇曰羲近重和近黎漢書律麻志曰麻敷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麻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藝文志曰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麻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古今人表有羲中羲叔和中和叔別無羲和後漢質帝紀本初元年詔曰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續漢書天文志曰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唐虞之時羲仲和仲律麻志曰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麻象三辰以授民事立問定時以成歲功羲和其隆也中論麻數篇曰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三國魏志注引王沈魏書丙戌令史官奏修重黎羲和之職據此諸說以羲和爲司天皆無異義惟馬鄭之注以羲和與四子爲天地四時之官四子卽是四岳與諸儒之說大異鄭云官名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

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今卽其說辨之虞有九官見於尙書竝無六官之名九官中亦無司徒馬舜以蠻夷猾夏屬之作士是兵刑合爲一官班孟堅作漢書刑法志兼言兵不別立兵法志蓋用今文尙書之義稷爲天官古無明文國語云稷爲大官不云天官鄭蓋以緯書云稷爲司馬又云司馬主天故傳會爲是說然據鄭義夏爲司馬則司馬非主天鄭又云初堯天官爲稷禹登用之年舉棄爲之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其箋詩又云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勞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如其說則棄於堯時已爲天官其職最尊若周之冢宰矣何以堯舜禪讓皆不及棄且稷爲天官司馬爲夏官天官尊於夏官后稷有功於民何以又由天官而降爲司馬舜時九官竝命皆屬要職何以舉其五而遺其四又於其內增一司馬是其爲說皆不可通鄭創爲是說者蓋以重黎司天地似近天官地官四子分主四時近春夏秋冬之官不知唐虞官制與周官不同非可強合爲一義和司天之官不得兼治方岳之事漢書公卿百官表云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各四岳以舉賢才揚側陋是今文家於四子四岳分別甚明向疑今文尙書家有師說古文尙書家竝無師說專據周官等書比附爲之卽此可見其槩據伏生大傳古有三公九卿無六卿虞時九官當卽九卿大傳曰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此堯之官也故使百官事舜其時三公不知何

名或如周制三公在六卿中其時三公卽在九卿之中或別有三公蓋未可知司徒司空之外或增太尉或增司馬亦未可知要與義和四子司天之官不相涉也陳喬樞以鄭注爲今文不知鄭義與今文多違是其大蔽鄭與今文違異者甚衆略舉其一以俟識者隅反○今文一作遁命義和○今文乃亦作遁見漢書律厯志漢書引經皆作遁○一作義和○今文義亦作義見論衡是應篇引案楚辭離騷經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天問曰羲和之未揚王逸注皆云羲和日御也廣雅釋天云日御謂之羲和山海經云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注云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據注文則經云生十日當是主十日之謨十日甲至癸也郭璞注曰羲和能生日也故曰爲羲和之子堯因是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景純以日爲羲和之子似誕而云堯因是立羲和之官證以論衡作曦則其說當有所本淮南子云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潛夫論爰日篇云化國之日舒以長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此皆以羲和爲日御者也又攷漢志云黃帝使羲和占日楊雄河東賦曰羲和司日李尤漏刻銘曰乃建日官又曰乃命羲和是羲和卽日官此皆以羲和爲日官者也蓋羲和本日御之名黃帝取其名立是官以司日堯命羲和蓋亦因於古耳王仲任引作曦和則三家今文必有別本從日作曦者亦因其本以日御得名也以羲和爲兼

治民事其謬
不待辨矣

欽若昊天

五經異義今尙書歐陽說春日昊天夏日蒼天秋日旻天冬日上天總爲皇天爾雅亦然謹案尙書堯命義和

欽若昊天

天總敷四時知昊天不獨春鄭駁異義云元之聞也爾雅

者孔子門

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

言之浩浩

昊天求天之博施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

若察於是

則堯命義和欽若昊天無可怪耳錫瑞謹案鄭從今文

說故與許

君不同而說文作昇云春爲昇天元氣昇昇則亦同今

文說蓋由

異義早成說文晚定故也今爾雅作春蒼夏昊與歐陽

許鄭說爲

春昊夏蒼者不同而許君引今尙書說云爾雅亦作春昊

從今尙書

說而又以爾雅爲不誤者蓋許鄭所據爾雅亦作春昊

夏蒼與李

巡孫郭之本異也史記作敬順

本爾雅釋

詁釋言漢書義文志亦作敬順

麻象日月

星辰漢書李尋傳尋說王根云書曰麻象日月星辰此

孫星衍說

李尋言俯察地理者蓋謂下宅嵎夷宅南交等亦以義

和卽義仲

等四子也錫瑞謹案李尋師張山拊受小夏侯尙書所

引者小夏

侯說也麻象史記作數法索隱曰謂命義和以麻數之

法文耀鉤

曰堯眉八彩是謂通明麻象日月璇璣玉衡白虎通聖

人篇說同蓋以華璣玉衡當書之星辰卽今文家以旋機爲北極
玉衡爲北斗之說也後漢書襄楷傳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
教堯舜雖聖必厯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

百年之壽爲萬世之法則又以星辰爲五緯所在故能享

敬授人時

人引用如鄭注尙書大傳徐氏中論韋注鄭語皆引敬

授民時皆治古文尙書者也史記五帝本紀漢書律厯食貨藝文

志李尋王莽傳孫叔敖碑亦皆引敬授民時皆治今文尙書者也

錫瑞謹案段所引外如漢書百官公卿表敘漢官儀潛夫論愛日

篇班祿篇後漢書劉陶改鑄大錢議亦皆引作敬授民時是古無

不作民時者惟尙書大傳曰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

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盧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昂昏中可以收

歛蓋藏田獵斷伐當上告之天子而下賦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視

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故曰敬授人時此

之謂也伏生大傳不應獨作人時蓋後人據今本尙書改之御覽

引大傳作民時禮月令正義引尙書考靈耀曰主春者鳥星昏中

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

麥主冬者昂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
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文與大
傳略同說苑雜言篇文亦與大傳略同引書曰敬授民時蓋亦全

燕大傳之文而作民不作人則大傳亦必作民時也

分命義仲

鄭注云仲叔亦義和之子堯既分陰陽爲四時命義仲和仲義叔和叔等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孫

星衍說知主方岳之事爲四岳者大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嶽八伯其下有義伯和伯等樂與陽伯夏伯秋伯冬伯爲六周禮敘引鄭注云堯始得義和命爲六卿其主春夏秋冬者竝掌方嶽之事是爲四嶽出則爲伯後稍死職兇共工等代之乃分置八伯又注大傳儀伯云儀當爲義義仲之後也義伯義叔之後也和伯和仲之後也不及和叔者脫文此鄭據大傳爲說錫瑞謹案鄭據大傳爲說實與伏生之義不同伏生據四星之昏中以敬授民時則亦以四子卽是義和無以四子爲卽四嶽之說也大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嶽八伯是其時四嶽八伯竝列鄭云四嶽死乃分置八伯明與大傳不合大傳有儀伯又有義伯何以知儀當爲義一是仲後一是叔後大傳八伯缺一又何以知爲和叔之後鄭據大傳爲說不過因其中有義伯和伯與經所云義和偶合遂傳會爲一以證其四子卽四嶽之說耳伏生之義雖難詳知據兩漢諸儒所引今文皆不以四子爲四嶽則不得如孫氏傳會鄭義爲今文說也風俗通曰義氏堯卿義仲之後應仲連衆治古文或用鄭說亦無六卿明文

宅嶋夷

○今文作度。禹鑛。段玉裁說宅今文尙書也。然則宅嶋夷宅南

交宅

引度。西曰柳穀。此鄭所引今文尙書也。然則宅嶋夷宅南

嶋鑛

方今文皆作度矣。嶋夷今文尙書作禹鑛。說文嶋字下曰

本紀

索隱曰嶋夷今文尙書及帝命驗並作禹鑛。尙書堯典釋文

日尙

書攷靈曜及史記作禹鑛。尙書正義卷二曰夏侯等書宅嶋

夷爲

宅嶋鑛之譌體也。案路史陶唐紀注引帝命驗曰禹鑛者古文鑛字

鑛者

鑛之譌體也。案路史陶唐紀注引帝命驗曰禹鑛者古文鑛字

青之

嶋夷近出日故敬賓出之。一作度嶋鑛。書正義引夏侯

等書

作嶋鑛。嶋字與說文合。非必後人增之。鐵譌體當作鐵。蓋作

嶋鐵

者夏侯尙書作禹鑛者歐陽尙書也。陳香樞說鑛古音通夷

故從

夷作鑛。讀皆同夷。皆三家之異文也。一作度郁夷。史記云

或作

禹鑛。讀皆同夷。皆三家之異文也。一作度郁夷。史記云

居郁

夷度作居以訓故。代經文方言曰度居也。東齊海岱之間或

日度

禹郁一聲之轉。據尙書釋文則史記亦有一本作禹鑛也。近

人或

據詩小雅周道倭遷漢書地理志引作郁夷。謂郁夷卽倭夷

郁音

近倭。卽今日本之地。據後漢書東夷傳說夷有九種。云昔堯

命義

仲宅嶋夷。曰陽谷。蓋日之所出也。或說似近之。而說文云嶋

山在

遼西。索隱云按今文尙書及帝命驗並作禹

鑛在

遼西。則今文說以爲在遼西。非倭夷之地。

日陽谷

○今文作日陽谷。○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作陽說文陽字

知相屬之陽谷。○今文無疑也。○一作日湯谷。○史記作陽谷索隱

日史記舊本作湯谷。○今並依尚書字。按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浴于

咸池則湯谷亦有他證。明矣。據索隱說則史記本作湯谷亦出今

文尚書湯谷之證於索隱所引外如楚辭天問曰出自湯谷王逸

注云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又遠遊曰朝濯髮於湯谷兮山海經

日黑齒之北曰湯谷論衡說日篇曰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

外東方有湯谷又談天篇曰且日火也湯谷水也說文云

爰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搏桑爰木皆作湯與史記同

寅賓出日。○大傳曰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朝迎日

報天德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有

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堯典曰

寅賓出日此之謂也蔡邕獨斷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

事月常以春分朝日于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民人事君之道也

正用大傳之義鄭注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亦與今文說同帝

命驗曰春夏欲早作故令民先日出而作是謂寅賓出日其解經

與大傳說殊蓋三家義異也史記作敬道日出以訓故代經說文

寅辰也寅敬惕也史公謂爲敬而經文作寅者蓋今文尚書用段

借作寅古文或用本字故李仲璇孔子廟碑引作寅寅集韻引寅
錢作寅淺也寅書釋文云寅如字徐音寅說文云寅導也史公訓
寅爲道則今文尚書亦
段寅爲寅道之寅矣

平秩東作

○今文亦作平秩東作。趙岐孟子注引今文尚書作

比大傳曰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之動也何以謂之春春出也萬
物之出也故謂東方春也。一作便程東作。○史記曰便程東作
索隱曰劉伯莊傳皆依古文作平秩音然尚書大傳曰辨秩東作
則是訓秩爲程言便課其作程者也正義曰便程並如字後同耕
作在春故言東作命羲仲恭勤道訓萬民東作之事使有程期孫
星衍說平秩爲便程者聲俱相近說文載从大戔聲讀若詩戔戔
大戔今作秩是也案史公作便程蓋歐陽尚書異文非訓秩爲程
也。○一作辨秩一作辨秩。○史記索隱引大傳曰辨秩東作周禮
焉相氏注引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滿仲秋辨秩西成仲冬
辨在朔易賈公彥疏云據書傳而言是鄭亦引今文與索隱所引
合辨辨實一字也風俗通祀典篇引青史子云歲終更始辨秩東
作萬物闢戶而出與大傳合惟北海相景君碑云辨秩東衍易作
爲衍不知何義王念孫云衍讀曰埏集韻云埏方也辨秩東衍猶
言平秩東方未知是否東作等語兩漢今文家亦以屬農事言漢

書王莽傳曰每縣則耕以勸東作每縣則鑄以勸南偶每縣則穫

以勸西成每縣則粟以勸蓋藏後漢書質帝紀續漢書禮儀志皆

云方春東作蔡邕行考城頌云勸茲耜民東作是營應劭漢書注

云東作耕也趙岐孟子注云東野人東作田野之人書曰平秩東

作謂治農事也是以東作爲耕皆無異義列子楊朱篇曰宋有田

父暨春東作則其義古矣近人或以東作等文爲治麻法非古義

曰中星鳥大傳曰主春者張昏中則鳥卽張也天官書云張素卽

鳥之喙也高誘淮南子注云三月昏張其星中于南方

以殷仲春○今文作以殷中春○史記作中下同西嶽

厥民析風俗通祀典篇云春者蠶也蠶蠶搖動也尙書以殷中春

厥民析風俗通祀典篇云春者蠶也蠶蠶搖動也尙書以殷中春

在都邑者也尙書曰厥民析散布在野史記司馬

相如傳索隱引如淳曰析分也言使民分散耕種

鳥獸孳尾○今文作鳥獸字微○史記曰鳥獸字微說文解字敘

云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解字云尾微也釋名釋形體

日尾微也承脊之末稍微殺也是孳字尾微音義俱近江聲說魯

語曰鳥獸孕韋昭注謂春時又曰鳥獸成韋注云謂立夏鳥獸以

成是則春時鳥獸

方字乳而尙微也

申命義叔宅南交

○今文作度南交。○大傳曰：中祀大交。鄭注云：中仲也。古字通。春爲元夏爲仲五月南巡守仲。

祭大交氣於霍山也。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是也。王引之說大傳所稱皆今文。尙書鄭注大傳所引皆古文。尙書是古文作交。今文作大交也。以日陽谷曰幽都。例之大交之上當有日字。古文尙書脫曰大二字耳。幽都山各大交與之相對則亦山各無事別求其地而謂當有日明都三字矣。錫瑞謹案：墨子節用篇云：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際幽都。韓子十過篇文略同。淮南修務訓云：堯北撫幽都，南道交趾。大戴禮云：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說苑反質篇云：臣聞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大傳云：堯南撫交趾，與墨子韓子大戴說苑文同。則亦當有北服幽都句。文不具耳。以交趾與幽都對舉，則南交卽交趾無疑。王氏云：當作度南曰大交，以大交爲山名，與大傳南撫交趾爲地名不合。未敢據其說爲今文以增經字也。

平秩南訖

○今文作便程南爲。○史記作便程南譌索隱曰：爲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

安國強讀爲訖字，雖則訓化解釋亦甚。野同也。據索隱說，則史記本作南爲，今作譌乃後人改之。鄭注周禮引書傳作譌，恐非書傳之舊。云南爲者，古譌爲爲，成漢書天文訓：禾不爲春秋，餘露五行，順逆易緯通卦驗：菽豆不爲淮南天文訓：禾不爲春秋，餘露五行，順逆。

爲魚大爲皆當訓成。一作辨秩南僞。辨秩見上王莽傳云子之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耨以勸南僞古爲僞通用以南僞爲耨。以謂之夏夏者假也吁茶萬物養之外者也故曰南方夏也。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今文作中夏見上。考靈耀曰主夏

鳥星爲春候火星爲夏期專陽相助同精感符

厥民因鳥獸希革

漢書鼂錯傳曰揚專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

分命和仲

。今文作申命和仲。史記作申命蓋今文尙書

宅西曰昧谷

。今文作度西土曰柳谷。史記曰居西土曰昧谷。集解曰徐廣曰一無土字西者今天水之西縣也。

作柳谷。馴案鄭元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索隱曰徐廣曰一作柳柳亦曰入處地名據徐說史記本作柳虞翻奏鄭解尙書違失事言古大篆弗字讀當爲柳古柳弗同字而以爲昧是自鄭君始改柳爲昧史記不得先作昧谷蓋卽後人據鄭本改之如湯谷改鳴谷之比耳書正義引夏侯等書昧谷曰柳谷是今文尙書作柳谷之明證莊述祖說說文弗爲古文酉字弗爲春門萬物

以出酉爲秋門萬物以入故秋曰卯谷伏生書借柳作卯如字讀
之今文之誤漆書本作卯鄭氏誤以爲卯而讀味翻又從今文以
改古文今當從古文正作卯錫瑞案莊說非是論衡說日篇云儒
者論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
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蓋柳谷卽細柳之地故索隱以爲日
入處地名東爲陽谷西爲柳谷相對爲義不必作卯字○一作度
西曰柳穀○周禮天官縫人娶柳鄭注云柳之言聚諸節之所聚
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疏云書曰者是濟南伏生書傳文
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大傳曰秋祀
柳穀華山鄭注云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柳聚也齊
人語據此則今文尙書作谷亦作穀其實作穀字者亦卽段借爲
谷大傳用假借史記夏侯等書用本字乃三家異文谷與穀古通
莊子云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譔本穀作谷是其證也柳谷乃
日入處地名鄭賈訓柳爲聚非今文義孫星衍據賈疏云日將沒
其色赤謂說文有穀字云日出之赤
則穀當假借爲穀說太鑿不可從

寅餼納日

○今文作寅餼入日○大傳曰寅餼入日辨秩而成傳

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帝命驗曰秋冬欲早息故令
民候日入而息是謂寅餼納日春迎其來秋送其去無不順此今

文作餽之明證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載漢人引書異字有寅餽入日今文尙書又有寅餽納日古文尙書也史記易其文曰敬道日入與春言敬道日出合道猶導也導引也兼迎送二義寅賓者迎日之出故云敬道日出寅餽者送日之入故云敬道日入帝命驗所謂春迎其來秋送其去也大戴禮五帝德篇曰帝嘗歷日月而迎送之大戴與今文尙書義合僞孔傳訓餽爲送正用今文之義大傳以寅賓出日爲春分朝日此文缺焉弗詳然據鄭注以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與大傳同則此注以寅餽納日謂秋分夕月亦必與大傳同鄭亦用今文義也儀禮士虞禮鄭注云古文餽爲踐是餽踐同字今文尙書作餽古文或作踐亦作踐與踐義相近鄭注成王政序訓踐爲減馬云淺減也是以踐訓淺然減猶沒沒猶納納日上不必更言及其說迂迴難通段玉裁云今文尙書作踐故馬從之說尤非是以大傳餽字爲後人所改亦不然也

平秩西成

崔駰西巡頌曰惟秋穀既登上將省斂平秩西成。今文一作便程西成亦作辨秩西成。史記作便程大傳

作辨秩大傳曰西方者何也鮮方也鮮訊也訊者始入之兒始入者何以謂之秋秋者愁也愁者萬物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秋也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史記作夜殷史記作正蓋今文尙書

厥民夷

夷弟易也。今文作厥民易。史記作其民夷。易藏琳說爾雅不均

作厥民夷

古文夷字當從今文義爲易言其民至秋樂易史記

舊作其民夷

當是以書校史注其旁而寫者誤入今爲刪正

鳥獸毛毳

史記作毳藏琳說許叔重說文鄭康成周禮注皆作鳥

申命和叔宅朔方

者何也伏方也蓋今文作北大傳於朔易云朔

始也而朔方朔字無訓

則伏生今文不作朔方

曰幽都

大傳曰幽都宏山祀鄭注宏山恆山也十有一月朔巡守

南墜形訓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高誘注云幽閭也都

聚也元冥將始用事順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幽都卽幽州也下

文流共工於幽州莊

子淮南子作幽都

平在朔易

今文作便在伏物。史記作便在伏物索隱曰使和

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謂人畜積聚等冬皆藏伏尸于亦

曰北方者伏方也尙書作平在朔易今案大傳云便在伏物太史

公據之而書大傳曰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也者萬物伏藏之

方伏藏之方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萬物方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一作辯在朔易。大傳曰辯在朔易日短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闔固封境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段玉裁說此朔易二字乃漢人所改朔始也三字亦淺人妄增命三公云云所謂辯在伏物絕無始易之意也漢人多用今文尙書王莽傳曰子之北巡以勸蓋藏蓋藏卽伏物也此今文尙書說也侯康說段說非也段所疑者以大傳下數語絕無始易之意然大傳於辨秩酉成傳亦與酉成意不相涉蓋渾舉大意而已况正義引王肅此句注云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詩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言人物皆易正與大傳意同使大傳果爲伏物言之王肅必不取以解朔易此今文之不作伏物又一證也錫瑞謹案段侯二說皆失之御覽引大傳作辯在朔易與賈公彥疏合不得以朔易非大傳說史記作便在伏物小司馬以爲據大傳亦不得以伏物非大傳說也其所以異者大傳乃伏生沒後歐陽張生各記所聞蓋亦如三家今文互有同異故伏物朔易二本不同若以今文必不作伏物大傳明日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卽北方與伏物義合不必定作朔方始與上東南西三方相配也王肅亂經之人其說何足依據肅蓋影附朔易伏物二義而兼用之耳

日短星昴

攷重耀曰虛星爲秋候昴星爲冬期陰氣相佐德乃不邪于助母收母合于符

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今文作以正中冬厥民煖鳥獸氄毛○史記作以正中冬其民煖鳥獸氄

氄毛段玉裁說亦漢人用馬訓加火旁耳馬云煖也此讀與爲煖與自可引伸象煖義不俟加火有洪範說庶徵字本作與史記漢書公羊傳注皆爾。一作鳥獸煖毛。○段玉裁說今文尙書作煖說文煖字下云煖書曰鳥獸煖毛與毛部引鳥獸準絕異蓋今文尙書也。○一作鳥獸毳毛。○漢書鼂錯傳曰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錯親受尙書於伏生疑今文尙書有作毳毛者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白虎通引尙書作朞則今文亦作朞。○今文一

作歲三百六十六日亦作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史記本紀作歲三百六十六日漢書律厯志作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蓋三家之本不同而皆無上文帝曰咨女羲暨和七字蓋今文尙書本無之非消文也朞作歲亦今文尙書白虎通四時篇曰所以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成故爲一歲也元命包曰歲之言遂也朱均注遂出也出行事於所直辰也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漢志白虎通公羊傳解詁皆作定與史記異者蓋三家今文不同白虎通日月篇日月有

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過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故議曰閏者陽之餘

獨斷曰閏月者所以補小月之減日以正歲數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今文定一作正。史記作以閏月正四時成歲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今文亦作庶績咸熙。蔡邕薦皇甫規表云臣聞唐虞以師師成熙太尉橋公廟碑云

庶績既熙是今文亦作咸熙。一作庶績咸喜。漢書律厯志曰

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勳功皆美

師古曰此皆虞書堯典之辭也。錫瑞謹案師古及見今文石經似

所引堯典爲今文蓋不據以爲今文者。班氏以百工作百官庶績

咸喜作勳功皆美皆以故訓改經與史記云信飭百官勳功皆興

相同非今文尙書本然也。知者揚雄美新云百工伊凝庶績咸喜

子雲所用皆今文尙書是今文作咸喜若作勳功皆美子雲不得

引爲庶績咸喜也。段玉裁說疑今文尙書作庶績咸喜與熙古

通見文選注引李登聲類賦作游嘉篇言游沲大盛或誤作游

喜匡謬正俗亦言嘉誤爲熹字讀喜音然則美新喜字嘉之誤也

案段說亦非是。漢膠東令王君碑云庶績咸喜。漢書律厯志曰

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冀百君子越有民同

心敬授獲成喜以明于祖之遺功皆作咸喜與美新所引合是美新作喜非熹字之誤蓋今文尙書本然也

帝曰疇咨

。今文亦作疇咨。漢西嶽華山廟碑云是以唐虞疇咨四嶽是其證。一作訓咨。漢劉寬碑云訓咨儒林

魏元丕碑云訓咨羣寮吳谷朗碑云訓咨羣司後漢書崔篆慰志賦云亦就曉以訓咨是其證

若時登庸

史記曰誰可順此事案史公繫括經文之義孫星衍云史公以咨爲此時爲事傳會失之張守節正義曰言將

登用之嗣位也

以登庸爲登用嗣位蓋本漢人舊說三家今文之

遺揚雄美新云

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此今文說以登庸爲

登帝位之證

如今文說可以解孔疏求官而薦太子之疑僞孔以

庸子朱爲庸國君

其謬不待辨矣馬注云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

以代羲和與今文

義不合蔡邕瓊瑯王傳蔡公碑云若時徵庸

登非王臣蓋易登爲徵

以避下句登字非必今文作徵庸也

放齊曰庸子朱啟明

。今文作庸子朱開明。史記曰嗣子丹朱

啓今文啓皆爲開

可證允作嗣故訓字朱作丹朱亦史公以意增

經非今文尙書本

然也知者漢書律厯志曰堯使子朱處於丹淵

爲諸侯朱之封丹

必在舜徵庸之後其先則朱爲太子故稱庸子

大傳曰堯爲天子

丹朱爲太子舜爲左右堯知丹朱之不肖必將

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賦之故堯推尊舜而尙之屬諸侯焉略說曰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爲君則君爲臣則臣爲父則父爲子則子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爲左右鄭注云天子當爲太子禮志曰周公居攝踐阼而治亢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使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所以善成王也據鄭說則太子左右卽抗世子法之事大傳云丹朱爲太子舜爲左右蓋堯使舜爲丹朱左右如周公使伯禽與成王居抗世子法之意其後灼知舜聖而朱不肖乃使朱處丹淵爲諸侯而以舜爲太子下文賓于四門馬注云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馬云舜迎諸侯正與大傳云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相合蓋堯既廢朱乃使舜居太子之職此時舜未登用放齊稱朱爲脩子則不得稱丹朱史公就其後日所封言之欲人易曉耳不意猶有如僞孔云脩國子爵之顯

達史記者

帝曰吁嚚訟可乎

○今文作帝曰吁頑凶○史記曰堯曰吁頑凶不用臧琳說今文尙書作頑訟史公訓訟爲凶

段玉裁說爾雅說文皆曰誦訟疑本作誦誤爲凶錫瑞謹案二說皆無塙證當仍從史記作頑凶知頑字非史公以故訓改經者頑關各有本義對文則別散文則通下文父頑母歸史公文亦相同非頑易曉而歸難知何必以頑代歸故知史公所引爲今文尙書潛夫論榮篇曰堯聖父也而丹凶傲傲見皋陶謨丹朱傲凶卽史記所云之凶又今文尙書作凶之證也漢樊毅修西嶽廟碑云建武之初藝塙頑凶蓋用今文尙書頑凶字可乎二字疑後人增入古人語質但言其人不善則不可之意自見下云象共滔天放命圯族皆然初無別加可否之語此但云頑凶則於義已足何用別加斷語可乎二字非上世澤灝之文所有尙書一經無用乎字爲句末助詞者况堯典乃最初之書安得有此輕脫之句史公云頑凶不用乃增不用二字以足經意非以不用釋可乎也下云似恭漫天不可負命毀族不可文義正同一律此云不用猶彼云不可也若以不用之用爲釋庸字謂史公所據今文作庸則史記下文不可之可爲釋何字耶馬本作庸當屬同音段借江聲以庸字屬下讀爲庸可乎非是

帝曰疇咨若予采

史記曰誰可者

驩兜曰都

○今文作驩兜○史記本紀漢書古今人表皆作驩兜山海經博物志同

共工方鳩僝功

○今文作旁述屏功。史記曰共工旁聚布功可

僂功此稱古文也。臣部引虞書旁述屏功此稱今文也。凡古文尙書作方。凡今文尙書作旁。如方鳩僝功五帝本紀作旁方施象刑。白虎通作旁。方告無辜論衡作旁。皆可證錫璫謹案段說是也。陳喬樞據鄭注士喪禮云今文旁爲方。謂旁述屏功爲古文與史記作旁不合。非是。旁述屏功古說指治水言。張衡引春秋議云共工理水淮南本經訓曰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國語曰共工堊防百川韋昭注引或曰共工堊時諸侯皆今文遺說也。鄭注亦云共工水官名。

帝曰吁靜言庸違

○今文亦作靜言。○吳志陸抗傳曰靜言庸違。唐書攸戒以堯典爲唐書今文五家說也。漢書

翟義傳楚辭王逸注皆作靜言。○一作靖言。○漢書王尊傳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曰靖言庸違。今文尙書也。史記作善言其用僻以故訓代經段玉裁說五帝本紀作善言以善詰靖也。漢書王尊傳靖言庸違翟義傳并詔義兄宜靜言令色外巧內嫉靜同靖靖言謂善言蓋今文家說如是今文秦誓說靖言與堯典同左氏春秋云靖諧庸回卽靖言庸違也。回邪也。古回違通用。王尊傳云庸違五帝本紀云其用僻則今文尙書字亦作違義訓邪僻九經古義曰楚辭天問曰康回焉怒地何故以東南傾王逸曰康回共

工名也。案鄭注尙書以爲共工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爲氏。然則楚辭所謂康回卽書云靜言庸違也。違與回通。古庸字或作康。故楚辭言康回。秦詛楚文云：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董道釋康爲庸是也。錫瑞謹案史公云：善言非謂善惡之善，云善言其用僻，亦謂其言巧行邪，非謂其言善而行惡也。說文云：淺，巧言賈逵外傳注云：談，談巧言也。廣雅釋訓云：談，談善也。是善言卽巧言之證。王逸九辨注云：靜言，談談而無信。又九歎注云：談，談善貌。引尙書談，談靜言。潛夫論救邊篇云：淺淺善靖，則左傳云靖，靖正謂其善議耳。莽詔云：靜言令色。尤靜言卽巧言之證。段云：史記以善詒靖，似猶未晰。互見秦誓篇攷證。又案王叔師傳：今文家說何至妄舉共工之名。其注天問云：康回共工名也。非以爲堯時之共工。攷引淮南子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也。是以共工與顓頊同時。若堯時共工何得有觸不周山之事。屈子何云地東南傾哉。淮南子注明云：非堯時共工也。惠氏不之攷，乃傳會康回卽庸違反疑。叔師注誤其說殊謬。段氏引其說不加辨正，亦失之。一作靖言庸回。論衡佚國篇云：驩兜之行靖言庸回共工私之，稱薦於堯。驩兜共工互易，乃可通蓋傳寫之誤。

○漢書王尊傳引靖言庸達象冀滔天師古曰靖治也庸用也達
僻也滔漫也謂其言假託於治實用達僻貌象恭敬過惡漫天也
漫音莫干反一日滔漫也孫星衍說漫與慢同詩蕩云天降滔德
傳云天君滔慢也蓋謂其貌似恭敬而慢其天性白虎通壽命篇
云又欲使民務仁立義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錫瑞謚案孫說
近之據史記作漫天與下文洪水滔天作滔字不同疑經所云象
冀滔天鴻水滔天兩滔字本非一字水旁與心旁易亂此滔字當
作怕史記漫天字當作慢蓋史公謂怕爲慢以故訓字代經也師
古注漢書云滔漫也漫音莫干反一日滔漫也此文殊不可通凡
古書一曰之例皆別爲一解而此所云一日滔漫也仍卽前云滔
漫也三字重複無義必有譌誤一日滔漫也當作一日怕慢也蓋
謂漫一作慢以別於上云莫干反之漫也此必漢人服應舊注三
家今文之遺師古引之以存異文後人不知今文家別有怕慢之
訓乃妄改之或謂共工不善治水以致滔天其說非是班彪北征
賦云巨滔天以猾夏今漢書自敘述王莽傳云篡漢滔天此
以滔天卽慢天之證也若以爲治水豈新莽亦書治水耶

帝曰咨四岳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或說四岳謂四方諸侯蓋夏侯

昭國語注云四岳官名主四岳之祭爲諸侯伯皆不同於鄭說以
四岳爲四子此今文與古文之說不同也孫星衍以漢書所云爲

古文說大誤。○今文岳一作嶽。○各史記作蹉。故訓字四嶽大傳。史記皆作嶽。說文嶽從山獄聲。四古文象高形。是岳爲古文嶽。爲今文之証。○各一作諮。○白虎通號篇曰。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尊。言稱以號令臣下也。故尙書曰。帝曰。諮四嶽。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今文作湯湯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史

記作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滅琳說案論語君子坦蕩蕩。鄭注云。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魯論今文也是古文蕩蕩字。今文作湯蕩。古文尙書蕩蕩洪水。今文尙書湯蕩洪水。孔本不當別出。湯蕩字蓋於懷山襄陵上誤衍蕩蕩兩字。俗人欲區別之。因據今文改上蕩蕩爲湯蕩。今文無方割。或史公所略也。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古今文同。言滔天之勢。浩浩然懷山而襄陵也。經是倒句。史以義讀順之。故云滔天。浩浩懷山襄陵。錫瑞謹案。滅云蕩蕩誤。衍是也。云經是倒句。史以義讀順之。則非據史記文則今文尙書直當作湯蕩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耳。皋陶謨曰。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此經當與皋陶謨同。特其上多湯蕩二字。若方割字。蓋今文尙書本無之。非史公消文無方割二字。文義爲順。滅云史以義讀順之。斯滔天。浩浩爲句。安見此經文非卽與皋陶謨同耶。

論衡咸虛篇曰堯之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帝堯吁咷博求賢者此今文尙書以鴻水滔天懷山襄陵爲句之證仲任引經惟消去湯湯浩浩四字耳鴻水石經作鴻史記夏本紀亦作鴻此五帝紀作洪後人改之當本是鴻字也○一作襄山襄陵○今文懷亦作襄見漢書地理志蓋夏侯尙書多古字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史記作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以故訓代經文父今文當作艾大傳從作艾石經艾用三

德可證

兪曰於鯀哉

史記作皆曰鯀可○今文鯀一作鯀漢書古今人表開母廟碑皆作鯀

帝曰吁咷哉方命圯族

○今文作放命圯族○史記作負命毀族不可以故訓代經段玉裁說今文尙書作

放漢書傳喜傳傳太后詔曰同心背畔放命圯族薛宣朱博傳制曰今晏放命圯族應劭曰放棄教令毀其族類此今文尙書也馬

傳王皆依今文讀方爲放棄漢書敘傳曰諸侯方命此當是本作放命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

史記曰試不可用而已又夏本紀曰等之未

以不可爲可也古經簡質得史公而義益明臧琳云今文尚書作試不可用而已恐未可據

帝曰往欽哉

史記曰堯於是聽獄用餘後漢書鄭興傳曰堯知餘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後漢紀作

帝知餘不可然猶屈已之是從獄之非重違眾也

九載績用弗成

○今文作九載績用不成○東觀書杜林郊祭上疏曰尚書堯使餘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九載乃猛後漢書張衡

治水知力極盡崔駰尚書疏云四岳阿餘績用不成衡恢國篇云餘不能受命九載功不成中論審大臣篇云唐虞無九載之費矣○一作

九載績用不成○史記作九載功用不成又夏本紀云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臧琳說今文尚書九載績用不成史記下云七十載故知此非訓載爲歲乃本異也下文三載攷績史記亦作

三歲一攷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今文岳作嶽○史記作嶽○白虎通號篇曰或稱朕何亦王者之稱也

朕我也獨斷曰三代年歲之別名唐虞曰載載歲也言一歲莫不覆載故曰載也又曰朕我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書緯曰初堯在

位七十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以異于位中
候運衡曰年者既艾鄭注七十曰艾言七十者以時堯年七十故
以七十言之論衡氣壽篇云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
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入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位之
時必已成入今計數百有餘矣諸書皆不言堯即位之年惟論語
泰伯疏引書傳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遂以爲號陳壽
說堯典正義云徧檢書傳無帝堯即位之年則此似非伏生大傳
文疑出晉緯錫瑞謹案王仲任習今文尙書而論衡云未位之
時必已成入則仲任不知堯即位之年也大傳如有明文仲任無
緣不知而論衡之言如此則大傳必無堯即位之年矣陳云疑出
書緯仲任亦非不見緯書者惟僞孔傳云堯年十六即位孔穎達
正義云徧檢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必當有所案據未知出何
書則僞孔傳之外無言堯即位之年者論語疏所引書傳正與僞
孔傳同則其所謂書傳即僞孔傳非伏生大傳也陳壽撰尙書
大傳首引其文蓋誤不足依據尙書中候曰帝堯即位七十載
景雲出翼鳳皇止庭朱草生郊嘉禾草連甘露潤液醴泉出山
汝能庸命巽朕位○今文作踐朕位○史記作踐威琳說巽踐
言之日踐錫瑞謹案漢書王莽傳曰往踐乃位蔡質立宋皇后儀
云立貴人爲皇后其往踐爾位皆用今文尙書成陽臺碑曰堯

以侯伯侯踐帝大戴禮虞戴
德言大射之禮曰天子踐位

岳曰否德忝帝位

○今文作嶽曰鄙德忝帝位○史記作鄙臧琳

予所鄙者兩漢人所引魯論爲今文論語作子所鄙者論衡問孔作
文正同錫瑞謹案文選揚雄羽獵賦注引鄭尙書大傳注云否不
也疑爲否德之注似今文亦作否然
鄭注大傳與伏生義多不同未敢據

曰明明揚側陋

史記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段玉裁說悉舉

作明揚明側陋錫瑞謹案蔡邕邴邴王傳蔡公碑曰揚明德於側

陋與段說似相合然無確證○今文一作仄陋○漢書循吏傳曰

及至孝宣錄仄陋而登至尊班固北征頌曰拔所用於仄陋左雄

疏曰興於仄陋張衡思元賦曰幽獨守此仄陋兮李善注尙書帝

曰明明揚仄陋劉毅論鄧太后注紀疏曰顯揚仄陋邊讓章

華賦曰舉英奇於仄陋三國魏志曰堯復使嶽揚舉仄陋

師錫帝曰

史記曰求皆言於堯曰是訓師爲衆潛夫論潛歎篇曰

師錫帝世堯乃授徵汝南周巨勝碑曰聖上詢諮師錫漢獻帝禪

位冊曰師錫帝命崔駰太尉箴曰師錫有帝命虔作尉蓋用緯書

舜爲太尉之說尙書中候曰伯禹在庶四嶽師舉薦之注
曰四嶽四方諸侯也師舉也薦進也此師錫與師舉義同

有齔在下

大傳男三十一而娶女二十而嫁書有齔在下曰虞舜又引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齔論衡

吉驗篇云舜未達堯齔在側陋用今文皆作齔風俗通引亦作齔

○今文一作有矜在下○史記曰有矜在民間大傳於矜寡字多

作矜蓋矜齔古通用賦琳說古文

尙書作齔今文尙書作矜不然也

曰虞舜

王符志氏姓云舜姓虞鄭語史伯稱舜之先曰虞幕虞是國名後以封國爲姓氏也今文尙書以舜爲名風俗通皇

霸篇曰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更制不如名著

故因名焉經曰有齔在下曰虞舜食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則今

文家以舜禹爲名不爲諡蔡邕瑯琊王傳蔡公碑曰四嶽稱名帝

曰子聞尤以舜爲名之切證戰國策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

名則其義甚古鄭君亦曰舜名白虎通以舜爲諡者亦生

號死諡之說耳鄭注中候曰禹號也因爲德諡是其證

帝曰俞子聞如何岳曰瞽子

史記曰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盲者子錫瑞謹案汪中說以瞽爲官

名史公義

不如是

父頑母歸象傲

○今文作弟傲。○史記作弟傲。○琳說今文經作弟傲。○錫瑞謹案。○說也是也。○舜之弟名象。○堯未必知

之且象獨稱名則與上云父母不一例。○當從史記作弟論衡

日舜兄狂弟傲言舜有兄乃今文家異說而云弟傲則同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史記曰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以故

烝烝爲句乂不格姦爲句列女傳曰舜父頑母歸父號烝烝弟曰

象傲遊於嫂舜能諧柔之承事替交以孝蔡邕九疑山碑曰逮于

虞舜聖德克明克諧頑傲以孝蒸蒸是讀克諧爲句以孝蒸蒸爲

句也列女傳又曰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是讀乂不

格姦爲句也經言以孝烝烝烝卽是孝德之形容故漢魏人多

以烝烝爲孝者新語道基篇曰虞舜蒸蒸於父母論衡恢國篇曰

舜之烝烝後漢紀靈帝紀曰崇有虞之孝昭蒸蒸之仁後漢書章

帝紀曰陛下至孝烝烝又曰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和熹鄧后紀曰

以崇陛下烝烝之孝宗意傳曰陛下至孝烝烝張禹傳曰陛下體

烝烝之至孝馬融傳曰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袁紹傳曰伏惟將

軍至孝烝烝張衡東京賦曰蒸蒸之心感物曾思巴郡太守張綱

碑曰俯烝烝之孝友高陽令楊著碑曰孝烝烝內發又曰烝烝其孝

蔡邕胡公碑曰夫蒸蒸至孝德本也朱公叔墳前石碑曰孝于二

親蒸蒸離離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蔡邕議曰孝章皇帝至孝烝烝

魏志文昭甄后傳注引三公奏曰陛下至孝烝烝魏卞蘭贊述太子表曰昔舜以烝烝顯其德曹植擊舞歌曰盡孝於田隴烝烝不違仁家語六本篇曰而舜不失烝烝之孝廣雅曰烝烝孝也則知兩漢經師皆訓烝烝爲孝錫瑞謹案王氏引證之外更有史記漢書酷吏列傳皆曰吏治烝烝不格姦之義東觀漢記丁鴻上奏曰之事不寫實皆用經烝烝艾不格姦之義東觀漢記丁鴻上奏曰陛下尊履烝烝黃香和帝冠頌曰躬烝烝之至孝後漢書謝弼論青蛇封事曰願陛下仰慕有虞烝烝之化蔡邕陳留太守胡公碑曰孝于二親養色宣意烝烝雍雍魏志陳留王紀曰俯順聖教烝烝之心陶潛孝傳曰以孝烝烝皆今文家說也後漢紀東平王蒼上疏曰昔虞氏克諧君象有鼻不及以政亦專以克諧屬象說與列女傳相合惟楊孟文石門頌曰烝烝艾宣則漢人亦有以烝烝艾斷句者今文尙書作艾父皆作艾石經可證惠棟云古文尙書作艾父乃今文非也

帝曰我其試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史記曰堯曰吾其試哉於二女以訓故代經論衡正說篇曰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尙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爲天子也又曰女子時觀厥刑於二女觀者觀示矜矜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爲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精耀相昭曠然相信夫

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舜難知，使皋陶、陳知人之法，佞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錫瑞、謹案：論衡所引經與今本同。臧琳說：今文尚書作吾其試哉，觀其德于二女，其說非是。史記論衡皆有堯曰：則今文尚書有帝曰二字。馬鄭王本皆無。帝曰，由當時庸生之徒漏之，直以我其試哉爲四岳語。其義殊不可通。古文尚書不如今文尚書，卽此可證。段玉裁偏執古文爲是，尤非也。王仲任引其時博士書說以爲試者，用之爲天子觀者，觀之於天下，聖人相信，不待試之觀之，而仲任非之以爲試者，試之於職，觀者觀其夫婦之法也。二說皆今文義，而仲任之說爲長。後漢書章帝紀引建武詔書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後漢紀楊賜上疏曰：昔堯用舜，猶尙先試考績，以成厥功，皆以爲堯試舜以職。楊賜習歐陽尙書者，故與仲任說同。無四岳試舜之說。

釐降二女于嬀汭，嬀子虞帝曰欽哉。

史記曰：舜飭下二女于嬀汭，如婦禮，堯善之。又舜本紀曰：

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正義曰：舜能整齊二女，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嬀汭，使行婦道於虞氏也。劉遂祿說：嬀婦也有舅姑之辭。嬀子虞則已見舅姑矣。本紀訓降字，嬀字義甚當。帝曰欽哉者，飭戒二女之辭。史錯舉記之，段

王裁說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當連上我其試哉俱爲四岳語
釐降二女于嬀汭嬀于虞此二句自堯言之上三句記言此二句
記事五帝本紀用今文尙書說云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
女二句不爲堯言舜飭下二女于嬀汭如婦禮二句爲舜事似非
經意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本紀釐降自舜言之聞逆王姬矣
聞尙公主矣未聞人臣婚帝女而曰降之者也錫瑞謹案段說大
謬堯之於舜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當屬堯之獨斷史公今
文家說最塙若如古文說四岳試舜而遽請以帝女事舜殊非人
情且堯試舜而先女以二女正欲觀其夫婦之法如史公說以飭
下二女屬舜乃於下文慎徵丑典文義相承蓋堯見舜能以理下
二女使行婦道於虞乃知舜果能齊家而試以爲臣之事故史公
云堯善之乃使舜慎徵五典也如以釐降屬堯則堯方女舜以二
女尙未知舜待二女何如何以知舜能齊家而試以國事乎經云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言堯試舜之事也又云釐降二女于嬀汭
嬀于虞言舜刑于二女之事也蓋舜時在嬀汭其父母在虞不在
一處故舜妻二女而其父母不知舜以理飭下二女于嬀汭乃使
行婦道于虞故堯見而善之史公以前二句屬堯此二句屬舜塙
不可易列女傳曰四嶽薦之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
承事舜於訣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慢謙恭儉思
盡婦道又頌曰嬀列有虞承舜於下正與史記飭下之義相同漢

書五行志谷禾日食地震對曰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師古曰
舜謹教正躬以待二女其德益崇子雲用今文說亦與史公義同
外戚傳曰書美釐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是班氏以釐降屬
舜師古注曰釐理也尙書堯典稱舜之美云釐降二女于嬀汭言
堯欲觀舜治迹以己二女妻之舜能以治降下二女以成其德後
漢書荀爽傳爽引經而釋之曰降者下也嬀汭者婦也言雖帝堯之
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荀悅漢紀論王吉請改正尙
主之禮云昔堯釐降二女於嬀汭嬀於虞又申鑒時事篇云尙主
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二荀論漢尙公主之非而引釐
降之義故舉堯而不及舜非謂釐降非舜事也段氏所聞者秦漢
尙主之事惡足以
說唐虞之書哉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今文作入于百揆百
揆時序○史記堯本紀

日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舜本紀曰
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段玉裁說堯本紀作入今文尙書也錫璠
謚案敘作序亦今文尙書史記敘皆作序蔡邕太尉楊公碑曰遷
少府光祿勳敬授百事莫不時序太傅祠前銘曰越尹三卿百揆
時序禰衡顏子碑曰百揆時序皆今文作序之證少府光祿勳三
卿皆非相位伯喈引此經以美之者蓋不以百揆爲相名又以百

揆爲敬揆百事蓋竝不以百揆爲官名史公以百揆爲百官此今
文家不以百揆爲官名之證左氏傳日以揆百事莫不時序是百
官揆事之處則舜命禹使度百揆亦謂使居百官揆事之處耳入
百揆在徵五典賓四門之間五典四門非官名則百揆亦非官名
可知淮南秦族訓曰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
外旣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淮南
言大麓本之大傳任以百官與史公義合卽入于百揆之事也撰
僞古文者誤以百揆爲官名乃造周官篇云內有百揆四岳沿其
誤者遂以百揆爲相又以四岳共爲一人皆由僞孔亂經致違古
義論衡恢國篇曰舜以司徒因堯授禪禹以司空緣功代舜仲任
舉司徒司空而不及百揆是今文家說以司徒司空爲官名不以
百揆爲官名慎徵五典鄭注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是
也若百揆爲官名仲任何爲舉司徒司空不舉百揆乎譙周古史
攷日說者以百揆堯初別置於周更名冢宰與僞孔誤同皆不足
據○今文典一作英尉氏令鄭季宣碑引作與衡方碑典謨作其
謨蓋今文異字劉熊碑
引慎徵五典仍作典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史記曰諸侯遠方賓客皆敬集解馬融曰四
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

美德也。錫瑞謹案據史公馬氏之說則今文說以賓四門爲攝太
子之職。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
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白虎通朝聘篇曰遣世子迎之五十
里之郊。孝經鄭注曰天子使世子郊迎。儀禮疏以爲吳代之制。蓋
本唐虞舊法。堯始以丹朱爲太子。至是乃廢朱而使舜攝太子之
職。賓四門迎遠方諸侯。正太子迎四方諸侯於郊之事。四門蓋四
郊之門也。續漢書百官志引明帝詔曰謁者乃堯之尊官。所以試
舜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者也。案堯時不聞謁者官名。謁者亦非尊
官。似不足據。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漢書王莽傳燕然山銘引作納蓋班孟堅用夏侯尙書作納與歐陽尙書作入

不問史記論衡作入皆用歐陽本。今文一作入于大麓烈風雷
雨不迷。○史記堯本紀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
迷。舜本紀曰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大傳曰故堯推尊舜而
尙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
鄭注云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圉
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錫瑞謹案
據伏生史公之義則今文說以大麓爲山麓。伏生不以麓爲錄也。
知伏生不以麓爲錄者大傳曰致天下於大麓之野。又曰禹乃興

九招之樂於大麓之野是伏生以麓爲山麓與史記同若以麓爲錄何必加之野二字耶古義多假借麓或取義於錄然不得竟以麓爲錄若云致天下於大錄之野與九招之樂於大錄之野文義豈可通乎訓麓爲錄由漢博士傳會改其師說水經注引應劭說云鉅鹿鹿者林之大者也尙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而縣取目焉水經注又引古書云堯將禪舜納之大麓說大麓卽鉅鹿之地十三州志云鉅鹿唐虞時大麓也虞舜百揆納于大麓麓者林之大也堯亦使天下皆見之故置諸侯合羣臣與百姓納之大麓之野然後以天下授之明已禪之公也大陸縣今有堯臺高與城等乃堯禪舜之處據此則大麓之地實有可攷不得以麓爲錄鄭注引古書與大傳同當卽大傳漢書于定國傳上報定國曰萬方之事大錄於君王莽傳張竦引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莽改鑄錢書曰予前在大麓桓譚新論曰昔堯試舜於大麓者領錄天下事如今尙書官矣班固燕然山銘曰納于大麓雅清緝熙劉毅上鄧太后注紀疏曰覽總大麓蔡邕太尉汝南李公碑曰外則折衝內則大麓論衡正說篇曰尙書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竝吉若疾風大雨此皆夏侯博士以麓爲錄之說而以烈風雷雨爲衆多竝吉之喻又博士異說也

論衡正說篇仲任又自爲說曰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
法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聖臥地而踴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
乃知其聖又吉驗篇曰堯聞微用試之於職官治職修事無廢亂
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咸類
篇曰舜入大麓烈風雷雨亂龍篇曰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
不犯蟲蛇不害皆以麓爲山麓與正說篇所引尚書說三公位不
同淮南子秦族訓曰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高誘注云林屬
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鹽鐵論除伐篇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蓋引用此經以大林爲大麓
也王逸注楚辭遠遊云屈原美舜遭值於堯妻以二女以治天下
內之大麓任之以職叔師亦以麓爲林麓故別出之於任職之外
也風俗通義山澤篇曰謹案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
者也王仲任應仲遠兼治古今文說高誘王逸則專治今文說者
皆以麓爲山麓陳忠乃陳寵之子寵引經晏甫刑與今文合則
忠亦治今文說者後漢書劉愷傳載陳忠曰遭烈風不迷遇雨
不惑則亦必以麓爲山麓是歐陽今文說與馬鄭古文說以麓爲
山足初不殊異史公之說不誤堯必使舜入山林川澤者夏本紀
曰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錄之治水無狀又言禹之治
水曰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樺是禹之治水必入
山林川澤則舜行視錄之治水亦必入山林川澤行視非一時之

事有時或遇暴風雷雨而舜不迷則天與之可知鄭注書序云入
麓伐木卽經所云麓山采木正歷試諸獵之一事入麓卽入于大
麓此古說之僅存者列女傳曰選於林木入於大麓與鄭所云入
麓伐木義同御覽職官部五引春秋緯運斗樞曰赤龍負圖以出
河見堯與太尉舜等百二十人集發藏大麓占經引春秋緯元命
苞曰唐帝遊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右尉舜等百二十臣發視之藏
之大麓蓋亦以麓爲山麓如藏之名山之義與運斗樞說同鄭注
書序不誤而注大傳用博士傅會之說殊非伏生之旨魏公卿上
尊號奏曰遵大麓之遺訓魏受禪表曰舜受大麓桑蔭未移而已陟
帝位直以大麓爲受禪之地則沿鄭君之說而更失之者也段玉
裁以山麓之說爲古文大錄之說爲今文蓋徒見今文說之誤者
解爲大錄不知今文說之不誤者正解爲山麓伏生史公皆非古
文說也陳喬樞說以山麓爲歐陽說大錄爲大小夏侯說證以史
公與王仲任皆用歐陽尙書周堪孔霸俱事夏侯勝授元帝經則
元帝報于定國乃用夏侯尙書分別甚塢。一作列風雷雨不迷
○今文亦作

列見王莽傳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續三載

○今文作三年。史記
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續

三年矣。孫星衍說：「乃言字疑衍，文古文，乃似乃故重出，乃言二字史記文無之。」

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今文作「不台」。史記曰：「女登帝位，舜讓于德，不憚。」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

怡，憚也。索隱曰：「古文作「不嗣」，今文作「不怡」，怡即憚也。史記自序曰：「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怡說也。又曰：「諸呂不台，徐廣曰：「怡，憚也。」

錫瑞謹案：據此，則今文尚書作「不台」，即怡字。史公作「不憚」，蓋以故訓代經。漢書王莽傳引書曰：「舜讓于德，不台。」今本作「不嗣」，文選

李善注曰：「漢書音義曰：「昭曰：「古文台爲嗣。」後漢書李賢注曰：「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據二李所見，本是台字，則今

本作「不嗣」，乃後人據古文尚書改之。典引曰：「有于德，不台。」潤穆之

讓，孟堅用夏侯尚書本，亦作「不台」，與史記所據歐陽尚書不異，不

當於王莽傳獨作「不嗣」也。

正月，上曰：「大傳曰：「上曰：「元日，馬曰：「上曰：「朔日也。鄭曰：「帝王易代，莫

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曰：「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錫瑞謹案：鄭君蓋

用今文家說。白虎通三正篇曰：「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

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

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

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

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

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

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

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

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

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

也是以舜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漢書董仲舒傳曰孔子曰
亾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
道何更爲哉皆今文家言舜禹改正之事尙書中候曰若稽古帝
舜曰重華欽翼皇象建黃授政改朔詩緯推度災曰軒轅高辛夏
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
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緯書多同今文鄭君據以爲說也大
傳曰上曰元曰日則上與元文異義同王引之說謂上句之善日非
謂朔日也元曰善日也吉日也王制元曰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正
義以元曰爲善日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
日所穀于上帝盧植蔡邕並曰元善也

受終于文祖

大傳曰受謂舜也史記五帝本紀曰文祖者堯太祖

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鄭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索
隱曰尙書帝命峻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
斗白曰顯紀墨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之世室殷謂重屋周
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正義引帝命峻五府作天府又曰文祖
者赤帝標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
日明堂江聲說帝堯火德赤帝之所感生故以文祖爲五府之大
名受終于文祖告感生之帝卽告天也孫星衍說荀子禮論王者
天太祖堯之祖黃帝必以配天馬說與史公合孝經云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卽五府之帝唐時蓋以黃帝配之鄭說與
馬氏史公俱同義錫瑞謚案緯書多同今文鄭君亦用今文家說
明堂乃尊祖配天之處故史公以爲太祖馬以爲天各舉一偏言
之其實一也漢書王莽傳曰以漢高廟爲文祖廟莽自以己之代
漢如舜之代堯故以漢高廟比堯太祖廟是以文祖爲太祖廟與
史公說同論衡譴告篇曰受終于文祖不言受終于天堯之心知
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是以文祖爲天與馬氏同史公與王
仲任皆用歐陽尚書而一以爲太祖廟一以爲天足徵二說之異
而不異矣桓子新論曰明堂堯謂之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
於此此亦古說文祖卽明堂之證孔叢子以受終于文祖爲受命
於人僞書不足據也中論爵祿篇曰故舜爲匹夫猶民
也及其受終于文祖稱曰予一人則西王母來獻白環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今文作在璇機玉衡以齊七政。○大傳
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也璇機者何
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
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又玉海引大傳曰七政布位日月星之主
五星時之紀日月有薄食五星有錯聚七者得失在人君之政故
謂之爲政與御覽所引大傳不同孫星衍說大傳云璇機謂之北
極此蓋夏侯陽之說與史公殊玉海所引或歐陽之說又與夏

侯不同錫瑞謹案孫氏以大傳云旋機爲北極爲今文說史記云北斗爲玉衡爲古文說非是以玉海所引大傳爲歐陽說尤非也旋機玉衡今文當兼北極北斗言之七政大傳明以春秋冬夏天地人爲說不當又有日月五星也史記律書曰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卽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索隱曰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標合而爲斗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璇璣索隱於填星下引文耀鉤曰鎮黃帝含樞紐之精其體旋璣中宿之分也說郭引運斗樞曰天文地理各有主北斗有七星天子有七政也又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云與史記同斗第一天樞云與索隱所引合又有旋星明旋星散璣星散玉衡星散云此以旋機玉衡皆爲北斗文耀鉤以旋機爲中宿則近旋機北極之義蓋渾言則合析言則分續漢志注引星經曰璇璣謂北極星也玉衡謂斗九星也說苑辨物篇曰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句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璿璣句下孫星衍云疑脫玉衡謂斗九星也一句其說是也據星經說苑兼用大傳旋機北極史記玉衡北斗之說漢書律曆志曰衡平也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是北斗名玉衡而

佐旋機北斗非卽旋機疑伏生專就北極言之史公專就北斗言
之旋機玉衡各舉其一古書簡略多不分析非大傳爲今文史記
爲古文也若玉衡所引大傳非大傳其說與索隱所引馬融注合
是古文說王伯厚誤引耳古書旋或作璇或作璇或作璇機或作
璇參錯不一據大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當以旋機爲正易乾
鑿度曰合七八以視旋機審矣尙書中候曰昔帝軒提象配永循
機鄭注曰永長也循順也以長爲順斗機爲政也春秋運斗樞曰
五帝所行同道異位皆循斗極機衡之分運七政之紀九星之法
漢堯廟碑曰據旋機之政周公禮殿記曰旋機離常詩思文正義
引尙書旋機鈴不作璇璣史記據索隱則所見本作機今單行索
隱亦作機乃後人所改古書作旋機者與大傳合其或改從玉者
因馬鄭古文說以璇璣王衡爲渾天儀云以美玉爲之其字從玉
淺人用其說遂改史記等書旋機字亦從玉以美玉爲之其字從玉
故大傳史記不以機衡爲渾儀古無測五星法故大傳史記不以
七政爲七緯攷兩漢人所引經義皆以機衡爲星春秋感精符曰
人主含天光據璣衡齊七政操八極揚子太元攤曰運諸泰政繫
之泰始極焉以通璇璣之統正玉衡之平甘泉賦曰攀璇璣而下
視兮行遊目乎三危李善注曰漢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
長楊賦曰是以玉衡正而泰階平也玉衡與泰階對舉亦必以爲
星名劉歆遂初賦曰惟太階之修闕兮機衡爲之難運懼魁杓之

前後今遂隆集於河濱子駿習古文尙書者而以機衡與太階魁
杓並言則以爲星名與今文不異其時馬鄭異說尙未出也後漢
書郎顗傳曰璇璣動作與天相應漢書律曆志曰昔者聖人之
作厯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傳教明帝詔曰璇璣所建靡不
有崔駰車左銘曰虞夏作車取象機衡又禮記曰機衡建子萬物
含滋則以機衡皆爲斗建漢山陽太守祝睦碑曰升紫微平機衡
又後碑曰陟泰微准樞衡樞衡卽機衡也蔡邕巴郡太守謝表曰
周旋三臺充列機衡胡公碑曰內正機衡又曰入參機衡司空文
烈侯楊公碑曰璇璣運周七精循軌七精當卽七政九疑山碑曰
璇璣是承泰階以平亦以旋機與泰階並舉王逸九辨序曰天有
九星以正機衡九思曰上察今璇璣注云璇一作旋一作玦玦蓋
叔師本作旋機後人改之也察卽在之義九思下文云大火攝提
皆星名則亦以旋機爲星名矣注云璇璣天中故先察之是其明
證九思又曰策謀從兮翼機衡正文作機而注作璣正後人改之
參差不一之證以此推之則凡古書以旋機爲星名而其字從玉
者皆後人據馬鄭古文說妄改之耳馬鄭古文渾儀之說雖本緯
書然兩漢古義皆不如是江聲劉逢祿魏源已辨之大傳以旋
機爲北極本於周諱算經魏源書古微說解已詳茲不復贅

肆類于上帝

書曰肆類于上帝李氏家書引亦作肆。今文一作

遂類于上帝。○史記五帝本紀封禪書漢書王莽傳引經皆作遂類于上帝。蓋今文尙書本然非故訓也。五經異義今尙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古尙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時舜告攝非常祭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尙書說而說文示部作類云以事類祭天也。仍從今尙書說蓋今古文說本不相遠三代異物唐虞之禮不得以周禮繩之。詩文王是類是禱毛傳曰於內曰類於外曰禱爾雅釋天云是類是禱師祭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非必告攝乃有類祭。

禋于六宗。

○今文尙書亦作禋于六宗。○史記堯本紀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王莽傳敘傳後漢書光武帝紀說苑辨物篇

論衡祭意篇引皆作禋。東觀漢記曰孝成時匡衡奏立北郊復祠六宗至建武都維陽制郊祀六宗廢不血食。大臣上疏謂宜復舊上從公卿議由是遂祭六宗。續漢志安帝元初六年以尙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劉昭注引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邵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尙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時匡衡奏

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卽易六子建武制祀六宗
廢不血食宜復舊制上從卻議據此則漢初已祭六宗皆用今文
之義至王莽始用劉歆異說耳揚子太元元告曰神遊乎六宗范
望注曰不居四時天地者爲六宗論衡祭意篇引尙書曰禋于六
宗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楚辭
惜誦云戒六神以鄉服王逸注云六神謂六宗之神也引尙書禋
于六宗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
神呂氏春秋文同月令高誘注云宗尊也凡天地四時皆爲天宗
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
藏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諸書皆用今文義而字作禋與粦本
同蓋三家異文非由後人改之也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云故經
有望秋之禋白石神君碑云類帝禋宗皆作禋公羊傳三十一
傳何氏解詁引禮曰六宗五嶽四瀆角尺禮稱命徵曰天子祭天
地宗廟六宗五嶽六宗在五嶽四瀆之外則劉歆說爲日月雷風
山澤古尙書說爲日月星辰秦山河海說皆非是且下文明言山
川劉歆與古尙書說其謬明矣。一作渰于六宗。案今文尙書
一作渰蓋假借字大傳曰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
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渰于六宗此之謂也五經異
義引今尙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
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天並祭之漢

書郊祀志引三家說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地生謂天地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據此則伏生謂天地四方者蓋東方在天地四時之間似異而實不異漢志變四時爲四方者蓋東方者春南方者夏西方者秋北方者冬其義亦不殊也何氏公羊解詁以祭天社稷宗廟六宗五嶽四瀆其餘山川並稱則於六宗亦用今文尙書上不及天下不及地中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爲說江聲說六宗卽明堂六帝帝卽天也亦稱六天天實一也故今文家言實一而名六孫星衍說六宗爲上下四方之宗不得如許氏所駁宗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俞正燮說魏景初中劉劭言萬物負陰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則同實一名六之說晉書禮志載摯虞奏亦依之漢書孟康注又云六宗者或曰六合遊神則亦漢人說太玄經元告云神遊乎六宗則同大小夏侯合遊神則亦漢人說太玄經元告云神遊乎六宗則同大小夏侯之說魏書禮志高闕引或曰六宗者社稷五祀又楚辭惜誦云合五帝以折中戒六神以鄉服六神方明說者謂卽度夏書六宗按觀禮壇加方明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設六玉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亦觀岳之禮而古經師無其義綱疏隸讀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亦觀岳之禮而古經師無其義綱疏隸讀訴五帝以置辭北斗爲我折中太一爲予聽之列宿北斗九魁也五帝太一六神也則惜誦六神義槩六天劉向治今文學或有所出魏書禮志孝文帝曰朕躬覽尙書之文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文相連屬肆類非獨祭之目焚煙非他祭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
大帝及五帝之神卽劉說也。一作煙于六宗。路史餘論五云
禮于六宗大傳作煙則事止燔燎是羅氏所據大傳本作煙魏公
卿上尊號奏曰烟于六宗與路史所引合周禮以禮祀昊天上帝
帝鄭注云禮之言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是鄭據書煙于六
宗之文以注禮也東觀漢記曰光武卽帝位燔燎告天禮于六宗
續漢書禮儀志云六宗燔燎大
火燃有司告事畢與路史合

望于山川

。今文尙書亦作望于山川。史記與論衡祭意篇引

亦今文尙書也陳喬樞說蓋歐陽經作望于山川無秩字。一作

望秩于山川。漢書郊祀志王莽傳續漢書祭祀志光武封泰山

刻石文皆作望秩于山川說苑辨物篇曰山川何以視于男也能

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于男

也書曰禮于六宗望秩山川漢書敘傳云類帝禮宗望秩山川黃

圖載元始儀兩引望秩山川東觀書趙熹請封禪言望秩羣神以

承天心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云崑崙有聖秩之禮蓋今文尙書

多秩字與下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文同趙熹張昶皆引此經

禮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之文也鄭注大傳引經望秩于

山川魏公卿上尊號奏云告類上帝望秩五岳皆用今文尙書

偏于羣神。

今文尙書亦作偏于羣神。黃圖載元始儀作偏于羣神。說苑辨物篇漢書王莽傳論衡祭意篇白石神君碑。

魏公卿上尊號奏皆引偏于羣神儀禮士虞禮明日以其班附鄭

注古文班或爲辨辨一字儀禮鄉飲酒禮大射儀鄭注云今文

辨皆爲偏是辨爲古文班與偏皆今文然班辨一聲之轉辨偏音

近故古亦通用不盡由後入改之。一作班于羣神辨于羣神。

光武封泰山刻石文黃圖載元始儀揚雄太常箴皆引班于羣神。

蓋今文作班史記作辨徐廣曰辨音班從今文讀也樊毅修西岳

廟記云辨于羣神。

惠棟說辨亦音班。

輯五瑞。

今文作揖五瑞。史記本紀漢書郊祀志魏封孔羨碑引皆作揖白虎通瑞贊篇曰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

法稟正教也尙書輯五瑞觀四岳謂舜始卽位見四方諸侯合符

信何謂五瑞謂圭璧琮璜璋也禮曰天子珪尺有二寸又曰博三

寸刻上左右各寸半厚半寸半珪爲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曰璜

圓中牙外曰琮五玉者各何施蓋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

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珪以爲信何珪者兌上象物始生

見於上也信莫著於乍見故以珪爲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

珪之爲言潔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理順備也位在東

陽見義於上也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國外象地地道安寧而出

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於陽也陰德盛於
內故見象於內位在中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
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
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牛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
也不象陽何陽始物微未可見也璜者橫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
于黃泉故曰璜璜之爲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
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
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
起物尚凝未可象也璋之爲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
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琮以起土功發畝何琮之爲
言宗也象萬物之宗聚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畝也位在西
方西方陽收功於內陰出成於外內圓象陽外直爲陰外牙而內
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五玉所施非一不可勝條
略舉大者也錫瑞謹案據白虎通義則今文家說以珪璧琮璜璋
爲五瑞亦卽下文五玉焦氏易林需之井否之訟皆云珪璧琮璜
執贊見王漸之履云圭璧琮璜執贊見王是古以珪璧琮璜璋皆
爲見王之贊易林四字爲句故或言璋不及璜或言璜不及璋互
見爲義公羊定八年傳何氏解詁曰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
璋五玉盡亾之也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
與白虎通言五玉所施正同焦延壽何劭公皆習今文故皆與白

虎通義合馬注云揖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據白虎通爵篇引含文嘉禮記王制鄭注皆云殷爵三等則周以前不得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當從今文家說爲正白虎通朝聘篇曰諸侯來朝天子親與之合瑞信者何正君臣重法度也覲禮經曰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尙書曰輯五瑞

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今文作擇吉月日見四嶽

書漢書郊祀志皆引經云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史記本紀封禪故訓改經班孟堅則不然而史漢所引皆同蓋皆引用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本異也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爲瑞也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少絀以爵六年圭不復少絀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此所謂諸侯之朝於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白虎通瑞贊篇引大傳文曰珪所以還何以爲珪信瑞也歲二月東巡守

漢書郊祀志禮王制皆作守班習夏侯尙書戴記與夏侯尙書同一師承蓋夏侯本作守也白虎通

亦出於班氏據其故訓亦當作守後人加大旁耳史記作狩或歐陽本不同集解馬融曰歲二月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鄭元曰建

卯之月也公羊疏引鄭多歲二月者正歲六字陳喬樞說攷上文正月上月爲堯正建丑之月則建卯當爲三月經於二月上特加歲字明其爲正歲之二月鄭注周禮小宰職云正歲謂夏之正月是知巡狩必以寅正之仲月矣白虎通巡狩篇曰王者所以巡狩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天下巡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又曰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錫瑞謹案春秋運斗樞曰舜以太尉受號卽位爲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馬注正本緯書知爲受終後五年者以下云五載一巡狩知之耳羅泌路史非之曰歲二月者乃次一年二月也世不之究虞夏傳云惟元祀巡守四岳八伯馬融以爲受終後五年非也羅據大傳說似塙更塙

至于岱宗柴

史記曰岱宗泰山也錫瑞謹案至于岱宗柴今文家說以爲封禪後漢書張純傳請封禪奏曰書曰歲二

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風俗通正失篇曰謹案尙書天子巡狩歲二月至于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

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唯泰山乎又山澤篇曰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五經通義曰泰山一名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爲羣嶽之長是以至于岱宗柴卽是封禪今文義也續漢書注引風俗通曰岱者胎也宗者長也下與今本略同白虎通巡狩篇曰嶽之爲言擗也擗功德也東方爲岱宗何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東觀漢記丁鴻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于岱宗柴祭於天又曰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煙合是古皆以柴字斷句不連望字爲義。今文一作至于岱宗柴。段玉裁說今本作柴漢以後人所改郊特牲曰天子適四方先柴鄭注云所到必先燔柴有事于上帝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此及王制柴字蓋本皆作柴白虎通巡狩篇巡狩必祭天何本巡狩爲天祭天所以告至也尙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柴當作崇引此書以證巡狩必祭天也錫瑞謹案今文尙書亦當作崇說文示部作崇云燒柴焚燎以祭天神引虞書曰至于岱宗崇又蕭字下云古文崇禱爲古文則崇爲今文揚雄甘泉賦曰於是欽崇宗祏燎熏皇天樊毅修華嶽碑云故帝舜受堯屨數親自巡省設五鼎之奠崇燎壇埋此今文作崇之證而漢人引經亦作崇者漢時今文通行取其便俗故中有俗字西嶽華山碑云五歲壹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

柴祭燔燎此石刻之可據者而作狩作柴與史記文合是知史記之狩字柴字非後人改之也又案鄭君王制注柴祭天告至也正義曰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以此爲祭靈威仰蓋今文義

望秩于山川

○今文作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亦作望秩于山川

刻石文曰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蓋引此經以明巡守封禪之義也周頌時邁篇鄭箋引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則鄭所據尙書亦多一句蓋今文尙書多此四字與前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下文正同孔穎達正義云書二月不言徧于羣神此一句衍文蓋不知今文與古文不同也其或作班或作徧者亦猶前文所據本與耳白虎通封禪篇曰於岱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紀號知自紀于百王也燎祭天報之義也望祭山川祀羣神也班氏所據今文尙書亦有班于羣神一句史記封禪書引尙書無此四字或歐陽本無之

肆觀東后

○今文作遂觀東后○史記封禪書引作遂觀東后東

武封禪刻石文

白虎通巡狩篇公羊隱八年傳解詁引經皆作遂

○一作遂見東后

○史記本紀作遂見東方君長以東方君長釋

東后乃以故訓代經肆觀作遂見蓋今文尙書漢書郊祀志周禮
大行人注風俗通山澤篇引皆作遂見郊祀志曰東后者諸侯也
協時月正日公羊隱八年傳解詁引作協○今文一作叶時月正
日○白虎通巡狩篇續漢書律厯志元和二年詔月

令章句引皆作叶

史記作合故訓字

同律度量衡

錫瑞謹案同律度量衡之同古書皆不以爲陰呂漢書律厯志云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

民信也上加乃字則同謂齊等又曰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日黃鐘二日太簇三日姑洗四日蕤賓五日夷則六日夾射呂以旅陽宜氣一日林鐘二日南呂三日應鐘四日大呂五日夾鍾六日中呂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無一語及同又曰同律審度嘉量平衡鈞權正準直

繩亦不以同爲實義又曰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各自名也師古曰
取銅之名以合於同也是不以同別爲一物尤明新莽量銘云改
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東觀漢記丁鴻上奏曰協時月正
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白虎通巡狩篇考禮義當作正法度同
律麻叶時月皆爲民也張衡東京賦曰同衡律而一軌量亦以同
爲齊等之義蔡邕明堂月令論云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衡仲春
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衡石魏封孔羨碑鈞衡石同度量皆不
以同爲陰呂與鄭周禮注義吳鄭君蓋以周禮典同同是陰律故
取以釋此經是亦鄭據古周禮說以易今尙書說之明證也○今
文一作乃同律度量衡○漢志引虞書多乃字蓋本夏侯尚書

修五禮五玉

○今文作修五禮五樂五玉○史記本紀封禪書作

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也五樂尙書
作五玉今志亦有作五玉者五玉卽五瑞孫星衍說大傳五玉作
五樂見虞夏傳云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陽伯
之樂舞雉離其歌聲比余諸名曰有陽儀伯之樂舞雉其歌聲
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設
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盧義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
曰朱于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假其歌聲
比小謠名曰荅落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

都邪山祝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陽曰綬綬并論八音四
會又云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
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簇以爲
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五聲天音也八音天
化也七始天統也漢書郊祀志五玉亦作五樂是今文有五樂在
五禮之下或卽五玉之異文陳喬樞說王制云禮樂制度衣服正
之則其所據尙書堯典亦有修五禮五樂之文足與郊祀志互相
證明漢書多用夏侯尙書禮記與夏侯尙書同一師承故臆合也
後人傳寫史漢或存五樂而去五玉或存五玉而去五樂此志所
以有作樂作玉之不同耳錫瑞謹案據大傳與漢志今文有五樂
字無疑然帛所以薦玉下有三帛字無五玉則文義不完經文五
樂五玉皆當有之廣韻帛字注引大傳舜修五禮五玉三帛則又
存五玉而去五樂非大傳之舊也今本大傳作舞齊落歌曰綬綬
與孫所引小異師古釋五樂之名必有所受蓋出服虔如淳諸人
舊注今文
遺說也

三帛

史記集解引馬注曰三孤所執也鄭注曰帛所以薦玉也必

三者高陽氏後用赤綯高辛氏後用黑綯其餘諸侯皆用白
綯通典引中候曰高陽氏尙赤薦玉以赤綯高辛氏尙黑薦玉以
黑綯周唐氏尙白薦玉以白綯錫瑞謹案馬用古周禮孤執皮帛

之說虞時不聞有三狐則其說非也鄭說本中侯與大傳三統三
正之義合當是今文家說植弓正義推鄭之意謂堯以十二月爲
正尙白故曰其餘諸侯用白繪高辛氏以十二月爲正尙黑故其
後用黑繪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尙赤故其後用赤繪少皞以十
二月爲正尙白黃帝以十一月爲正尙赤故其後用赤繪少皞以十
赤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尙白伏羲以上未聞禮緯含文嘉曰天子
三公諸侯皆以三帛以薦玉宋均注曰其殷禮三帛謂朱白蒼象
三正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帛宋是鄭君弟子與鄭說不同
二生。今文作二牲。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風俗通山澤篇
通作生疑後人改之孫星衍說二生者古以麋鹿白虎通文質篇
云臣見君所以有贊何贊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惻愍也公侯
以玉爲贊者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公侯之德全卿大夫贊古以
麋鹿今以羔雁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
其外謂羔跪乳雁有行列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
頭如麋執之明古以麋鹿今以羔也據此知唐虞時二生是麋鹿
非羔雁也

一死馬注曰一死雉士所執白虎通瑞贊篇曰士以雉爲
贊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餒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

贊。○今文作爲擊。○史記本紀作爲擊。漢書郊祀志作爲贊。蓋今文尚書多爲字。贊俗字當從史記作擊。封禪書作贊。無爲字。乃後人改之。

如五器卒乃復

馬注曰五器上五玉五玉禮終則還之三角已下

矣。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馬鄭二注不同。未知孰與。今文義合。鄭以載祖爲文祖。與今文尚書禘祖異。則鄭用古文說馬以卒爲禮終復爲還玉。疑用今文說也。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今文岳一作嶽。○孫星衍說大

嵩山也。白虎通巡狩篇云南方爲霍山。何霍之爲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霍山爲南嶽。在盧江潯縣西南。論衡書虛篇云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以爲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竝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此以霍山爲南嶽。皆今文說。爾雅釋山說五嶽云江南衡用孔安國古文說也。又云霍山爲南嶽。用今文說也。郭璞注云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議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案緯書皆本今文。漢武案古圖書復南嶽。

之舊非以霍山爲南嶽始自漢武也通典引三禮義宗云唐虞以衡山爲南岳周氏以霍山爲南嶽蓋傳寫互誤非淮靈恩之失也周禮以衡山爲南嶽唐虞南嶽卽是霍山也竊疑經文言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則舜都平陽吉行五十里計一月可至霍山若至衡山遼遠且又踰江不便以觀南方諸侯故歐陽夏侯等說爲霍山蓋本之伏生是以大傳又有中祀霍山及奠南方霍山之文也錫瑞謹案孫說是也大傳云中祀大交霍山鄭注謂五月南巡守所祭是鄭從今文說說苑辨物篇曰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說文曰嶽東岱南霍西華北恆中太室許叔重治古文其言五嶽亦從今文說御覽引義宗云南岳謂之霍霍者護也言陽氣用事盛陽之日護養萬物故以爲稱也廣雅釋山云岱宗謂之泰山天柱謂之霍山華山謂之太華常山謂之恆山外方謂之嵩高峻嶮謂之衡山以霍山列泰華之間而衡山別見於後則亦以霍山爲南嶽矣淺人囿於所見率以霍山南嶽爲漢制說苑諸書皆本漢制言之大傳明在漢武前又謂大傳作於歐陽張生竝疑爾雅後一說爲漢人孱入不知以霍山爲南嶽其說甚古楚辭天問云吳獲迄古南嶽是止王逸注曰獲得也迄至也古謂古公亶父也言吳國得賢君至古公亶父之時而遇太伯陰讓避王季辭之南嶽之下采藥於是遂止而不還也案太伯采藥荆蠻是吳地非楚地屈子所云

南嶽亦謂霍山非謂衡山也。漢人所以致疑者，衡霍兩山皆有二名，古多謂霍爲衡，後多謂衡爲霍。封禪書云：南嶽衡山也。初，疑史公用堯典古文說，攷黠布列傳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淮南。衡山列傳徙爲衡山，王王江北，皆卽霍山。又始皇本紀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案由淮水至南郡，不過今之衡山。衡山又在湘山南，此云之衡山亦卽霍山，與淮水近，然則封禪書之衡山亦是霍山，非別用古文說矣。孫引郭注，因識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攷詩書左傳疏皆無此十字。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

○今文岳一作嶽。○史記曰：西嶽華山，白虎通巡狩篇曰：西方爲華山者。

何華之爲言，稷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稷也。風俗通山澤篇曰：西岳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

○今文岳一作嶽。○史記曰：北嶽恆山，白虎通巡狩篇曰：北方爲恆山。

者何？恆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風俗通山澤篇同。白虎通又曰：北方爲常山者，何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曰常。

如西禮。

○何氏公羊解詁引如西禮，蓋今文尙書馬本作如初禮，則古文尙書姚方興禱采馬王之義，而其本作如西禮與馬

本不同，則必用王肅本。王肅嘗習今文尙書，故從今文以示異於馬鄭古文也。○今文如西禮下一本有還至嵩如初禮句。○何氏

公羊解詁引尙書如西禮下曰還至嵩如初禮陳喬樞說如西禮
馬融本作如初禮攷史記封禪書於皆如岱宗之禮下文又云中
嶽嵩高也漢書郊祀志亦同則如初禮之上明有脫文邵公解詁
所引尙書曰云云其今文家之本也段玉裁云史記漢書言至岱
宗至南嶽至西嶽至北嶽而不言至中嶽但言中嶽嵩高也然則
亦備五嶽之訓故而已風俗通義山澤篇曰中嶽嵩高也王者所
居故不巡焉按應氏說可證今古文本文皆無至于中嶽之文何
劭公則補經文曰還至嵩如初禮蓋亦今文家說而較封禪書郊
祀志爲蛇足矣喬樞謂此不然也應劭所云中嶽王者所居故不
巡焉者蓋指觀諸侯及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樂諸
事以諸侯各朝于方嶽之下於此中嶽無事又王者所居爲首善
之區政教所頒先自近始無煩重申與命其柴祭及望山川班羣
神之禮中嶽亦當與四嶽同豈有祀典大事獨闕中嶽之理錫瑞
謹案嵩高爲王者所居惟於東周爲合若唐虞都蒲坂平陽嵩高
豈王者所居乎應仲遠兼通今古文風俗通義所云蓋用古文說
而以周制說虞制殊爲疎失陳氏申今文說而不知虞時嵩山非
王都其說亦未爲得也大傳曰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
也又曰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五嶽皆觸石而出雲扶寸而合
不崇朝而雨天下是伏生實以嵩山列五嶽之中爾雅釋山嵩高
爲中岳白虎通巡狩篇曰中央爲嵩高者何嵩言其高大也中央

之嶽獨加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山皆與今
文說合不必王者所居乃爲中嶽也近人有以霍太山爲唐虞中
嶽者亦非古義

歸格于藝祖用特

○今文作歸假于肅祖用特亦作歸假于祖肅

不出封圻不告祖廟又曰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
圭告於祖遂奉以載於齊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歛
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白虎通巡狩篇曰王者出必告廟
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尙書曰歸假于祖肅三軍篇曰王
者將出辭於肅祖還格於祖肅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尙書
曰歸假于肅祖何氏公羊注詁作肅祖禮王制史記本紀說苑修
文篇後漢書肅宗紀安帝紀皆作祖肅錫璫謹案或作肅祖或作
祖肅蓋傳本偶異而今文義不異故白虎通引書一作祖肅一作
肅祖也禮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祖諸侯相見必
告于祖又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肅王制亦曰
天子將出造乎肅義雖不備而與大傳白虎通說同禮記與夏侯
尙書同一師承班氏亦習夏侯尙書故白虎通兩引禮文大傳云
以遷廟主行又云以幣帛告于祖載於齊車者蓋無遷廟主則以
幣帛故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下卽大

傳所引白虎通巡狩篇曰王者諸侯出必將主何示有所尊故孔子曰王者將出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示有尊也無遷主以幣帛皮圭告于祖廟廟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蓋貴命也必以遷主者明廟不可空也較大傳尤詳明大傳云告祖不云告廟蓋舉祖以賅兩段玉裁云淺人刪去大傳兩字恐未必然今本白虎通三軍篇兩祖作義祖段以爲淺人用古文尙書改之是也

五載一巡守 大傳作五載一巡守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皆作五載一巡守五載一巡狩案白虎通四時篇有二帝言載之文則今文有作載者非盡後人改之○今文一作五載一巡狩亦作五歲壹巡狩○史記本紀作五歲一巡狩西嶽華山碑作五歲壹巡狩是今文尙書作歲也白虎通巡守篇曰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歲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風俗通山澤篇曰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公羊隱八年傳何氏解詁曰所以五年一巡守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公羊隱八年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知四方之政而已疏云堯典文陳謨說堯典無此文蓋皆出伏生堯典傳疏脫傳字耳

羣后四朝

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

天子何氏

解詁曰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

王因助祭

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

孝經曰四海

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尙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車服

以庸是也陳喬樞說攷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孝經

注云諸侯五年一朝

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案鄭注孝經與注

尙書異孝經注

當是用今文尙書說故與何休說略同漢書藝文

志載孝經有后氏說

后氏爲夏侯始昌弟子與夏侯勝同師故孝

經說有與尙書說合者

以其同一師授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

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

八聘四朝再會一盟

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

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是許君亦以五年一朝爲虞夏之制也

但鄭孝經注與何公羊傳注又同中有異者而何說較鄭爲允鄭

言四方諸侯分爲四部四年乃徧則是巡守之年諸侯不朝于京

師也據何云五年一朝者王者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

所重者不僅述職而已兼重在助祭京師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

部分四輩輩主一時則五年之中四時祭祀皆有諸侯助祭矣至

巡守之年諸侯各就其方以四時朝于京師因助祭而述職故五年乃

部於是年亦分四輩以四時朝于京師因助祭而述職故五年乃

徧也。若如鄭說，止分四部。四年而徧，則巡守之年四方諸侯無一。來京師助祭者，於大典有缺，是不如從。劭公之說爲長也。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詩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

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爲辟，辟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白虎通攷黜篇曰：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鉞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次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能安民者，賜車馬。以考其功德，安其身。能使人富足，衣食倉廩實，故賜衣服以彰其體。後漢書：章帝詔敷奏以言，則文章可采。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續漢書：與服志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尙賢，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踰，所以爲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今文敷一作傳。○漢書：宣帝紀傳奏其言考試，功能應劭曰：敷陳也。各自奏陳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德也。師古曰：傳讀曰敷。今文尙書敷多作傳，敷土作傳，土敷聞作傳，聞可證。後漢書：梁統傳統上疏曰：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史，記作徧告以故訓代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史記作肇十有二州蓋史公濬文濬作決故

訓字錫瑞謹案兆肇古通用詩生民后稷肇祀禮表記引作后稷

兆祀又元鳥肇域彼四海箋云肇當作兆周禮小宗伯兆五帝于

四郊鄭注云兆爲壇之營域與大傳注義同說文作垵引周禮曰

垵五帝于四郊然則垵爲古文兆乃今文濬借字肇乃今文通段

字史公作肇義當與大傳作兆不殊古文尙書蓋同史記作肇馬

鄭以爲肇當訓始故云分齊爲營州分衛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

新置三州并舊爲十二州蓋本之漢志冀北創幽部之名燕齊起

幽營之號此或古文尙書本以肇十有二州居上或後人據馬鄭

注移易其文皆未可知要與大傳今文義不合漢書地理志曰堯

遭洪水褒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

九州又谷永傳永對曰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孟康

注曰本九州洪水隔分更爲十二州王莽傳曰堯典十二州後定

爲九州據今文家說則十二州之分實因洪水之故蓋州本水中

可居之名洪水橫流天下分絕水中可居者十有二處因分爲十

二州水土既平更制九州西漢今文無分九州爲十二州之說若

如馬鄭之義以分十二州在平水土置九州之後則分九州爲十

二又合十二爲九紛紛更置不太煩乎江聲說先儒以肇之言始

解爲始分十二州殊未安也聲竊謂十二州蓋自古有之此當如

大傳作兆十有二州謂爲兆域以祭分星於義允罔十二州上繫
十二次者天有十二次實爲十二州之分野天象見於某次則災
祥應於某州是相繫屬者也。今文一作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
州潞川。大傳曰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潞川
鄭注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兆域也爲
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壇沈封兆皆因所宜爲之名鄭以兆
爲兆之假借蓋今文家說如是故兆十有二州在封十有二山之
下春秋說題辭曰山之爲言宣也含澤布氣調五神也州之爲言
殊也合同類
異其界也

象以典刑

今文說以爲畫象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

刑襍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反於禮又曰唐虞象刑犯墨者蒙
皁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膺者以墨幪其膺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
衣無領周禮疏引孝經緯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
者上罪墨索赭衣襍屨中罪赭衣襍屨下罪襍屨而已公羊襄二
十九年傳注引孔子曰五帝畫象世順機徐疏以爲孝經說疏曰
其五帝之時黎庶已薄故設象刑以示其恥當世之人順而從之
疾之而機矣故曰五帝畫象世順機也畫猶設也其象刑者卽唐
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注云純緣也時人尙德義犯刑

者但易之衣服自爲大恥中刑雜屨屨也下刑墨幪幪巾也使
不得冠飾周禮罷民亦然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
差以居州里而民恥之是也白虎通五刑篇曰五帝畫象者其衣
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臍者以墨蒙其
臍處而畫之犯宮者履襍屏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史記孝文帝本
紀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僇而民不犯漢書武
帝紀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元帝紀曰蓋聞唐虞象刑
而民不犯揚雄廷尉箴曰天降五刑惟夏之積亂茲平民不回不
辟又曰唐虞象刑天民是全論衡儒增篇曰儒書稱堯舜之德至
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風俗通曰五帝畫象三王肉刑又曰
謹案尙書夏禹始作肉刑周禮司國注曰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
古之象刑與三國志魏明帝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勿犯皆今文
說也今文說以象刑爲畫象其義甚古荀子曰古無肉刑而有象
刑墨黥極嬰共艾畢非樹屨殺赭衣而不純墨子曰畫衣冠而民
不犯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刑
以艾韠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皆與今文義合大傳言刑無宮蓋
有缺佚又上刑當云赭衣不純墨蒙襍屨中刑墨蒙襍屨下刑墨
蒙乃與鄭注所云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之義合據鄭注
則今本大傳有缺文觀孝經緯可見孝經緯言
下刑墨蒙大傳言下刑墨蒙則所傳之異也

流宥五刑

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劓男女不以義

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

叛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

孫星衍說此則五刑之條目亦

飾其象以待犯者而已又以流放及三宥之法宥之故大傳又稱

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

知此五刑爲畫象者經文列于鞭朴之前

見其輕於傷體膚也錫瑤謹案古說象刑皆與今文義合而後世

疑之者蓋疑五刑但飾畫象則五刑反輕於流宥或云象刑成罪

不復齒故重似亦不然疑所謂流宥五刑者流放之人又畫五刑

之象以別異之如王制云屏之遠方終身不齒而玉藻有元冠編

武不齒之服也

鞭作官刑

後漢章帝元和元年詔曰鉗鎖之屬慘苦無極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三國志魏明帝紀詔曰鞭作官刑所

以糾慢怠也

扑作教刑金作贖刑

潛夫論述教篇曰金作贖刑赦過宥罪皆謂

語注曰小罪不入于五刑者以金贖之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

皆災肆赦

後漢書陳寵傳寵上疏曰故唐堯著典皆災肆赦孫星衍說左氏傳云非日月之眚不赦注皆猶災也是日月

之食謂之眚尙書緯曰當赦不赦月爲之食是今文有說此皆災爲月食者開元占經引石氏曰若月行疾則君刑緩行遲則君刑

急故人君月有變則省刑書曰皆災肆赦。

今文一作皆災過赦。史記作皆災過赦。

怙終賊刑

孝經援神契曰刑者側也過出罪施側爲著也行刑者所以著人身體過誤者出之實罪者施刑是以尙書云

皆災肆赦怙終賊刑大傳曰不赦有過謂之賊孫星衍說怙終賊刑者言怙過不改則不赦也此有虞氏之施刑雖不赦亦衣之畫

象而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漢書刑法志成帝詔曰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陳喬樞說案漢書儒林傳言鄭寬中

習小夏侯尙書以博士授成帝經是作恤者小夏侯之本也案蔡邕文烈侯楊公碑曰惟刑之恤。今文一作惟刑之愼哉。史記

作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愼哉爾雅曰愼靜也愼得與愼通者詩周頌假以愼我說文引云愼以愼我廣韻引云愼以

愼我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云何以愼我是愼與愼相通之證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

而天下咸服

大戴禮淮南子引皆作幽州漢書王莽傳曰流棊于幽州則今文尙書亦作幽州。今文幽州一作幽陵

○史記五帝紀謹堯進言共工堯曰不可嶽強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徐廣曰變一作變索隱曰變謂變其形及衣服同於夷狄也徐廣云作變變和也正義曰言四凶流四裔各於四夷放共工等爲中國之風俗也漢書刑法志曰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論衡恢國篇曰共工之行靖言庸回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論衡恢或言有罪之國鯀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死于不毛錫瑞謹案大戴禮亦云以變北狄以變南蠻以變西戎以變東夷與史記同變者謂流四凶於四夷使變夷狄之俗同於中國蓋用夏變夷非如索隱之說用夷變夏使同於夷狄也徐廣云作變則古本史記一作變字謂使四凶變和夷狄班固西都賦曰北變丁令其所據史記蓋作變也蓋四凶皆有過人之才故使變和夷狄之俗夏本紀曰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

餘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是因殛而死殛非死刑也楚辭天問永遇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逸注曰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漢書鮑宣傳曰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劉向傳曰故舜有四放之罰息夫躬傳贊曰書放四罪後漢書楊震傳曰四凶流放天下咸服是殛亦放也後漢書梁統傳統上疏曰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歟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統說分別甚明蓋唐虞本無內刑故四凶之罪止于流放也後漢書朱浮傳樊豐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尙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一作幽都。後漢書侯霸傳光武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則今文亦作幽都與莊篇合子在宥

二十有八載帝乃殛落

。今文作放勳乃徂落亦作放勳乃徂落

名釋喪制曰徂落徂祥也。趙岐孟子注曰放勳堯名徂落死也釋玉裁說孟子春秋繁露帝王世紀皆作放勳字董子用今文尙書者許叔重皇甫士安用古文尙書者疑古文作放勳今文作放勳皆不作帝也說文無落字當是古文尙書孟子繁露爾雅白虎通有落字則同今文尙書錫珣謹案中侯攷靈耀皆作放勳緯書多同今文是今文亦或作勳或作勳也徂落徂字孟子爾雅論衡氣

壽篇皆作徂漢涼州刺史魏元丕碑云徂落不畱祝長嚴訢碑云
顧質徂落劉歆遂初賦幾不免乎徂落是今文作徂落與說文引
古文作殂
無落字異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白虎通四時篇云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

氣物帝王共之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二帝言載三
王言年尙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闇三年謂
三王也白虎通用今文尙書引書作載其說分明可按段玉裁謂
後人改之非也崔瑗和帝誄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亦用今文尙
書作三載。今文三載一作三年。孟子引經作三年史記五帝
紀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
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
以思堯集解徐廣曰堯在位九十八年春秋繁露煥執多篇堯
視民如子民視堯如父尙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
喪考妣三年三載爲氣厥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木名也白
虎通崩薨篇禮始於黃帝至堯舜而備易言沒者據遠也書殂落
死者各自見義堯見惜痛之舜見終各一也喪者人死謂之喪
言其喪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死稱喪何爲孝子不忍言尙書
曰武王既喪知據死者稱喪也生者哀痛之亦稱喪孝經曰孝子

之喪親也是施生者也天子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但無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後漢書李固傳曰昔堯舜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視堯於羹趙岐孟子注曰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魏明帝詔曰昔放勳殂落四海如喪考妣遏密八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遏密一作闕密。春秋繁露引作闕。

月正元日

帝王世紀曰堯崩三年喪畢以仲冬甲子月次于畢始

度災言有虞以十一月爲正此時舜已改正故以夏之仲冬月爲月正也漢書王莽傳曰首冠以戊子爲元日師古曰元善也辭綜

東京賦注引作正月元日疑誤倒非今文異文

舜格于文祖

孫星衍說孝經援神契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於其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案此知

舜畢堯喪至于文祖是宗祀堯于明堂以赤帝配也江聲說下文命官授職是明堂之事

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今文作詢于四嶽辟四門明

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倭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

舜乃至于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韓詩外傳曰故

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漢書王莽傳崔發等曰武帝開四門通

四聰又梅福傳福上書曰博覽衆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

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潛夫論明闇篇曰夫堯舜之治闢四

門明四目通四聰輝赫顯要是以天下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錄

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錫瑞謹案古文尙書達字今

文尙書皆作通禹貢達于河作通于河顧命達殷作通殷秦誓不

達作不通可證故漢人引此經皆作通四聰漢書晁錯傳云近者

獻其明遠者通厥聰亦用此經義也惟說苑君道篇引作達蓋後

人用古文尙書改之如今本潛夫論亦誤改爲達矣陳喬樞本仍

作達不作通與今文尙書不合。一作關四門。大傳曰帝猶反

側晨興關四門來仁賢漢書王莽傳後漢書申屠剛傳邪書傳班

昭傳潛夫論風俗通引皆作關。一作開四聰亦作開四聰。後

漢書郵書傳何敞上疏理書曰曰同聖王關四門開四聰魯丕傳

不上疏曰陛下既廣納善書以開四聰班昭傳昭上疏曰隆唐虞

之政關四門而開四聰風俗通十反篇曰蓋人君者關門開窓說

曉博求左氏文十八年傳杜預注曰關四門達四聰以賓禮衆賢

段玉裁說蓋尙書本作窗之或字窓又窗之俗體聽又窗之同音字作窗而或如字或讀爲聽猶之台可讀爲怡尼可讀爲昵庸可讀爲鑄也作窗正合惠定宇明堂之說陳喬樞說尙書釋文無聽字音義亦不言馬鄭本同異則古文尙書作聽可知也然則作窗者帝紀言明通四方耳目則歐陽尙書作聽又可知也然則作窗者當是大小夏侯尙書之文矣據邳壽傳何敞以闢四門開四聽集舉班昭傳昭上疏云闢四門而開四聽蓋亦讀聽字爲窗者歟錫瑞謹案風俗通云開窗何敞班昭引皆作開則三家尙書必有或作開四聽開四窗者漢楊叔恭殘碑云開聽四聽亦是其證陳本作不載今文開字之異失之杜注引作達四窓達字疑後人改俞樾說釋名釋宮室曰窓聽也於內窺外爲聰明也是窓聽聲近而義通闢四門所以明四目也達四窓所以達四聽也門與目聲義俱隔故兩言之窓與聽聲義俱通故一言之古明堂之制四旁爲兩夾兩夾皆有窓故曰四旁兩夾窓白盛四窓卽四旁之窓也四門在前故以喻目四窓在旁故以喻耳

咨十有二牧

韓詩外傳曰王者必立牧方三人者何所以使窺遠

民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唐虞謂之牧何尙質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故謂之牧旁立三人旂旗竝列凡十有二人尙書曰咨十有二

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漢書朱博傳何武翟方進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蜀幽隱也百官公卿表敘引十有二牧應劭曰牧州牧也陳喬縱說禮記王制州有伯鄭彼注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是知此牧卽州伯十有二牧十有二州之伯也鄭君之說與何武及應劭同皆用今文尙書之訓錫瑞謹案白虎通亦用今文家說而其義不同使大夫牧諸侯蓋本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之義不如何武應劭之說爲長大傳曰維元祀巡狩四嶽八伯疑四嶽外更置八伯蓋四方每方立一嶽每方又立二伯以佐嶽如周制一州立一侯一州又立二伯以佐侯之北四嶽八伯合之卽十二牧胡益之以爲四岳寓於十二牧其說近是鄭君云四嶽死乃分置八伯與大傳不合史記數二十二人云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共十人後又歷舉其功與十二牧之功則以十人合十二牧爲二十二人可知二十二人中無四嶽則四嶽卽在十二牧中亦可知伏生史公今文家說當如是也

曰食哉惟時

案食哉疑是欽哉因偏旁形似缺餽譌脫然無左

柔遠能邇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引柔遠能邇師古曰能善也說苑君道篇曰十二牧方三人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親近安遠卽柔遠能邇也今文說以柔遠與能邇相對僞孔說非是○今文一作柔遠而邇○漢督郵班碑作柔遠而邇漢碑柔多作柔能而古通用見禮運正義

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史記曰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孫星衍說史

公說爲論帝德者已下皆述堯之德信賢遠佞不以爲己之美事也錫瑞謹案漢衡方碑云敦龐允元孔彪碑云惇懿允元疑今文尙書惇德字有作敦龐與惇懿者而漢官儀靈帝策書曰司徒胡廣惇德允元則今文尙書亦作德衡方孔彪二碑或以意改經字耳史記亦作厚德未敢據碑改經○今文一作蠻夷帥服○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敘曰昔書稱蠻夷帥服許其慕諸夏也錫瑞謹案儀禮聘禮使者朝服帥衆介夕鄭注古文帥皆作率帥大夫以入鄭注古文帥爲率古文作率則今文多作帥可知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農夫毛用古文韓用今文亦其證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史記五帝本紀舜謂

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又夏本紀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錫瑞謹案今文宅爲度史

公蓋以居調度也史公釋度百揆爲居官蓋不以百揆爲官名說見上入于百揆

俞曰伯禹作司空

史記曰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錫瑞謹案

帝功蓋謂爲司空卽可美帝功非謂由司空遷百揆始可美帝功也尙書刑德放曰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地象圖故堯以爲司空說苑鹽鐵論潛夫論論衡吳越春秋皆曰禹爲司空不曰禹爲百揆是今文家說無以百揆爲官名者大傳曰溝洫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又曰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降水爲民害則責於地公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司空主地又曰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尙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漢官解詁曰下理坤道上和乾光謂之司空皆今文家說司空之義大傳與五經異義所引今尙書夏侯歐陽說皆曰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是古天子止有三公不得於三公之上更立一百揆之官也鄭君云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此鄭別創異說卽僞孔之所本或云禹由冬官進居天官皆非古義今文家無此說也

帝曰俞咨禹

史記夏本紀作嗟然段玉裁說疑今文尙書咨在俞上也錫瑞謹案五帝紀作然嗟則史公所據本亦作

俞咨段
說非是

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今文惟作維○史記五帝本紀作維是勉
○夏本紀作維是勉之則今文尙書作維時

懋哉與說文引虞書時維懋哉異史公作是作勉以
故訓代之耳爲孔名爲古文乃從今文與說文違異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

○史記作與皋陶用故訓字據禹貢朔
南暨聲教史記亦作暨則此經史公

所據本或作暨錫瑞謹案尙書中候曰伯禹在庶四嶽師舉薦之
帝堯握括命不試爵授司空伯禹稽首讓于益歸帝曰何斯若其
中候言禹讓益歸與此讓稷契皋陶不同者彼在堯時始爲司空
之時故與此異也○今文一作皋答繇○說文皋答與詞也虞書
曰皋答繇皋古文皋答爲古文則今文尙書或亦作皋漢三家尙
書夏侯多參用古字見漢書皋陶漢書百官志作答繇與說文引
書文相近則作皋
或亦夏侯本歟

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飢

○今文作黎民祖飢○史記作
始飢徐廣曰今文尙書作祖飢

祖始也漢書食貨志曰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是爲政首孟康曰
祖始也黎民始飢命棄爲稷官也古文言阻馬注祖始也從今文

生以爲夏制未以爲虞制其謂蠻夷滑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亦卽後世司馬之職推言之未嘗明指臯陶爲司馬如孫氏之說也陳喬縱又以以後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爲六卿益以虞及典樂納言爲九卿其制非虞非周不今不古自造官制尤不可據尙書刑德放曰益爲司馬說苑君道篇曰契爲司馬論衡初稟篇曰棄事堯爲司馬蓋以司馬無明文故各以意言之其實虞時無司馬也史記與說苑修文篇皆曰臯陶爲大理獨斷曰唐虞曰士官史記曰臯陶爲理尙書曰臯陶作士是士卽理官漢書刑法志引孫卿曰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今文一作士師。呂覽高誘注文選應劭注皆引書汝作士師則今文尙書別本有多一師字者段玉裁云唐石經五刑有服之上疑其同僞大禹謨文云汝作士明于五刑案高誘引虞書曰汝作士師五刑有服則今文尙書汝作士下無明于五刑四字也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孫星衍說服謂畫衣冠三就者就當讀如纁藉五就之就鄭注云成也大傳云唐虞之象

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赭屨下刑墨幪所謂五刑之服有上中下三等故云三就法言云唐虞象刑維明夏后肉辟三千古說無以五刑爲肉辟者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今文作五流有度五度三居惟明克允。○史記五帝紀五流有度

五度三居維明能信正義曰按謂度其遠近爲三等之居也潛夫論德化篇曰聖人其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勅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皋陶以五刑三居孫星衍說史公宅俱爲度者王制云度地以居民五流者謂流有五刑王制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不變命國之右鄉移之左國之左鄉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又云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注云帥循也不循教謂傲狠不孝弟者遠方九州之外棘當爲焚焚之言偏使之偏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案王制殷禮所本古矣疑可以說此五宅三居又王制云公家不畜刑人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鄭君引此經五流有宅似謂左右鄉一郊二遂三遠方東西二爲五也三居者郊遂遠方也錫瑞案王制與大傳相出入孫說可以補今文家說之遺若史記集解引馬融說書正義謂馬鄭王三家解同國語賈逵章昭注皆古文說與今文說象刑不合陳喬樞據爲今文非是。一作維明維允。○漢衡方碑云維明維允衡方碑用今文尙書云少曰文塞與今文合可證則今文尙書有作維明維允者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史記曰誰能馴子工皆曰垂可於是

以垂爲共工漢書百官公卿表敘垂作共工
利器用應劭注曰爲共工理百工之事也

垂拜稽首讓于殳斯暨伯與。今文作朱斯柏譽。漢書古今人表朱斯柏譽爲二人列上中朱殳聲

近柏伯與
譽古通用

帝曰俞往哉汝諧

孫星衍說諧者借也俞則然其讓矣仍使借往治事案東觀漢記桓榮傳歐陽尚書博士缺上

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閔揚州從事臯宏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爲博士引閔爲議郎用此經文。今文一作往才女諧。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銘曰往才女諧才哉古通用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

。今文作禹曰益哉。史記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

鳥獸皆曰益可尙書正義曰馬鄭王本皆爲禹曰益哉段玉裁說此當依馬鄭王毛詩秦說正義虞書稱舜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禹曰益哉帝曰俞益女作朕虞此用馬鄭王本不用方輿本文選羽獵賦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少木茂善曰尙書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禹曰益哉帝曰益女作朕虞李氏亦用馬鄭王本與賦文禹任益虞之云相合五帝本紀作皆曰益可皆者僉之訓詁

字也此今文尚書也錫瑞謹案揚子雲箸述存於今者皆與今文尚書相合則子雲亦習今文尚書不得因子雲好古文字遂傳會以爲古文尚書也羽獵賦云禹任益虞則今文尚書亦作禹曰與馬鄭王本同蓋今古文皆作禹曰惟方輿本作兪曰耳史記亦當作禹曰今作皆曰乃後人據方輿本改之陳喬樞謂今文尚書作兪曰非是

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

史記曰於是益爲朕虞漢書地理志曰爲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百官公卿表敘

曰垂作共工恭作朕虞王莽傳曰更名水衡都尉曰子虞大理曰作士少府曰共工漢紀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後漢書劉陶傳曰益典朕虞文選注引應劭曰垂共工益朕虞錫瑞謹案兩漢人用今文尚書皆以朕虞二字爲官名王莽更水衡都尉曰子虞用今文義也段玉裁云五帝本紀益主虞司馬未嘗并朕爲官名不知史公明曰以益爲朕虞不云以益爲虞是史公以朕虞爲官名之明證也書正義引鄭注云不直稱虞而稱朕虞是爲重鳥獸草木故也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

漢書古今人表有柏虎有仲熊有季熊段玉裁說左氏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古

今人表作季熊熊疑熊之誤卽益所讓之虎熊羆蓋朱虎熊羆四人名也錫瑞謹案古今人表無朱止有三人則班氏似以朱虎爲

一人卽柏虎朱虎熊羆共三人與鄭注以爲二人異亦不如段氏說以爲四人也

帝曰俞往哉汝諧

史記曰遂以朱虎熊羆爲佐孫星衍云知諸字當訓作借審矣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

今文岳作嶽。史記作嗟四嶽集解引馬融說漢書注應劭皆曰天神

地祇人鬼之禮也
蓋今古文說同

兪曰伯夷帝曰俞咨伯

今文作咨爾伯。白虎通王者不臣篇曰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

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尙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孫星衍說此蓋今文說史公則作嗟伯夷是古文有夷字錫瑞謹案孫說非也史記一書多同今文其云伯夷乃史公以意增夷字猶以允子朱爲嗣子丹朱使人易曉耳若以多夷字卽屬古文則嗣子丹朱亦古文乎史記齊太公世家曰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陳杞世家曰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于齊曰太公望潛夫論志氏姓曰炎帝苗胄四嶽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是今文說以伯夷爲堯時四嶽故舜尊爲老臣而不名而伯夷卽在四嶽之中。一作柏夷。古今人表作柏夷。一作百夷。蔡邕彭城姜伯淮碑曰在皇唐蓋與四嶽

共萊百夷能禮于神
舜命秩宗爰封于呂

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今文惟作維。史記曰夙夜維

夜惟寅以允帝命孔彪碑云直哉維清是漢
人以四字爲句近人謂當於哉字絕句非是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論衡書虛篇曰案秩宗官缺
帝舜博求取稱伯夷伯夷

首讓于夔龍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錫瑞謹案漢書百官公卿表
云王莽太常曰秩宗依古也莽蓋用今文尙書以漢之太常典禮

故也伯夷不與舜同宗仲
任以漢之宗正當之似誤

帝曰夔命汝典樂

史記漢書皆作夔。今文夔一作歸。水經注
江水篇樂緯曰昔歸典協聲律宋忠曰歸卽夔

尙書中候讓于益歸注云歸讀曰夔緯
書多同今文蓋三家今文有作歸者

教胄子

。今文作教育子亦作胄子。史記曰以夔爲典樂教
子漢書禮樂志曰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

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
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育子段

玉裁說古文尙書作育子今文尙書作育子五帝本紀曰教釋子
爾雅釋言育稚也邾風鄭箋云昔育之育稚也幽風釋子之閔斯
毛傳云鬻子稚子也史記多以訓詁字代經字此釋子卽經之育
子楊雄宗正箴曰各有育子世以不錯然則今文尙書作育子可
證也知古文尙書作育子者釋文云育直又反王云育子國子也
馬云育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陸川王本爲音義馬本王本作育
則鄭本亦作育可知史記集解引鄭元曰國子也然則王注卽襲
鄭注王制注云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育子是鄭本同王本也說
文十四篇士部曰育養子使從善也從士內聲虞書曰教育子此
引今文尙書也大司馬注云若舜命夔典樂教育子是也此亦引
今文尙書也陳喬縱說作育子者歐陽尙書也作育子者大小夏
侯尙書也皆三家今文也何以明之漢書禮樂志言國子者卿大
夫之子弟也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育子是以育子訓爲國子
與史記不同馬鄭王本尙書皆作育子此古文經之同於夏侯尙
書者也鄭君國子之訓當卽本夏侯說歐陽尙書作育子而史記
以訓詁字代之故言教釋子物釋不可以不養也許所云養之使
作善卽馬所云教長天下之子弟長養義通則叔重所稱尙
書當爲歐陽說季長之訓亦用尙書歐陽說也案陳說是

直而溫寬而栗

○史記漢書皆作栗。今文一作寬而慄

○衡方碑引作寬慄蓋三家今文異字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蔡邕太尉橋公廟碑曰剛而不虐蓋以意易之陳仲弓碑亦作剛而無虐傲漢志作敖師

古曰簡約而無敖

慢也故讀曰傲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

史記曰詩言意歌長言聲依永。今文一作歌咏言聲依咏亦作哥詠言。漢書禮

樂志云詩言志歌咏言聲依咏師古曰咏古詠字也在心爲志發

言爲詩咏永也永長也歌所以長言之又藝文志云書曰詩言志

哥詠言故哀樂之心成而哥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

之哥錫瑞謹案班氏引經與史公不同此亦歐陽大小夏侯三家

之異義也班氏用夏侯說蓋以咏爲歌詠之詠不作永字解禮樂

志篇首云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莞莛是以詠

爲實字其義甚明說文云歌詠也又哥聲也古文以爲哥字詠或

作咏是哥歌詠咏皆卽一字論衡謝短篇云尙書曰詩言志歌詠

言此時已有詩也仲任所據本與班氏同釋名釋樂器云人聲曰

歌歌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

葉也故充翼言歌聲如柯也劉熙訓詁字蓋用今文尙書歌詠言

之義史記於上句歌長言作長乃以故訓代經下句聲依永不作

長仍爲永字上下異文疑史公所據經文上下兩永字其音義必

有異若皆作永皆訓長上句歌長言可通下句聲依長不辭甚矣

釋文云永徐音詠徐仙民讀永爲詠蓋本今文尙書疑史記永字亦當讀詠若漢志明作咏字師古乃以永長之義解之非也陳喬縱謂當從史記作永蓋未解漢書作咏之義

律和聲

續漢書律厯志曰以六十律分菴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

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律和聲此之謂也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春秋繁露正貫篇曰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于四海而

頌聲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蔡邕文烈侯楊公碑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風俗通聲音篇曰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埙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樂緯叶圖徵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皇至

9今文一作毋相奪倫。史記作毋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史記曰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是今文尙書神人以和下有

此十二字也呂氏春秋曰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谿澗谷之音以歌頌籥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

磬之音以舞百獸樂緯叶圖徵曰擊石以知民磬音調則民道得
鐘磬之音能動千里也漢書劉向傳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
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
拊石百獸率舞禮樂志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咸
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
安萬民成性類者也風俗通聲音篇文同論衡咸虛篇曰尙書曰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雖奇怪然尙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
人耳同也陳喬縱說尙書虞夏傳言蕤賓聲狗吠彘鳴及僕介之
蟲皆莫不延頸以聽蕤賓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
義也是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茲其驗也。今文一作擊磬拊石。
漢紀引劉向說作
擊磬疑今文異字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漢書賈捐之傳引書曰讒說殄

舜敕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之矣故先慎已惟舌
以示小民所據今文尙書皆與古文相同揚雄尙書箴曰龍爲納
言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子雲所
據今文亦作讒說漢以尙書當古之納言也。今文一作朕聖讒
說殄僞振驚朕衆亦作齊說殄行振驚衆。史記曰朕畏忌讒說
殄僞振驚朕衆徐廣曰一云齊說殄行振驚衆段玉裁說畏忌者

聖之訓故齊者謾之駁文齊疾也謂利口捷給也孫星衍說漢景
君碑殘僞易心殘殄聲相近疑卽用此文言其說齊給而行貪殘
也案史記行作僞者古以作僞爲行周禮胥師察其詐僞飾行偵
慝者而誅罰之疏謂後鄭以爲行濫又司市害者使亡鄭注害害
於民謂物行苦者羣書治要崔實政論曰器械行沽潛夫論浮
侈篇以牢爲行後漢書王符傳作破牢爲僞是行僞義同之證
命汝作納言風夜出納朕命惟允蔡邕西鼎銘曰出納帝命乃無
不允雖龍作納言山甫喉舌靡
以尙之太傅胡公碑曰風夜出納紹跡虞龍○今文納一作入○
史記曰命汝爲納言風夜出入朕命惟信揚雄尙書箴曰出入朕
命漢書百官公卿表漢紀皆曰出入帝命是今文尙書作出入也
谷永傳永對曰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箴納言而帝命維
允後漢書李固傳固言陛下之有尙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
喉舌尙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尙書出納王命應劭漢書
注曰納言如今尙
書管王之喉舌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錫瑞謹案史記五帝本紀曰禹臯陶契后
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
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于文祖云云又曰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
臯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

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
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遠唯禹之功爲大披九
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據史記之文
則以公用今文家說二十二牧適符其數不及四嶽者蓋四嶽卽在十二牧
祖凡十人合十二牧適符其數不及四嶽者蓋四嶽卽在十二牧
之中故史公數二十二人之功不及四嶽九官之外增彭祖者蓋
史公所據古說有之大戴禮五帝德篇孔子曰舉舜彭祖而任之
則彭祖自堯時已舉正與史公說合漢書儒林傳曰夏侯勝其先
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尙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
兄子建是始昌爲伏生三傳弟子后蒼事始昌亦通詩禮爲博士
戴德戴聖皆其弟子大小戴與大小夏侯同出始昌皆今文說故
與史公說合說苑修文篇曰是故皋陶爲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
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僅爲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主
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
九州莫敢辟遠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
宜子政之說正與史公說同或卽引用史記之文惟不及彭祖耳
歟今文家說炳如日星史公云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則二十二
人卽上所數之二十二人無可疑者乃後人不用古說多生異義
馬不數皋陶稷契而數四嶽鄭竝不數四嶽而數父斯伯與朱虎
熊羆皇甫謐數九官十二牧及父斯朱虎熊羆爲二十五人蔡沈

以四嶽爲一人王引之以二十二人爲三十二人之誤紛紛臆說無一可通皆由不知折衷於今文江段孫陳知攷今文而不知引史記爲據殊不可解

欽哉惟時亮天功

衡方碑云剋亮天功。今文一作維時亮天工。史記曰敬哉維時相天事以故訓代經丁乎。

漢儀夏勤策文云時亮天工蔡邕橋公廟碑云時亮天工陳太邱碑云惟亮天工皆作工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漢書食貨志谷永李尋傳白虎通潛夫論漢紀卷八後漢書楊賜傳引經皆作

三載考績則今文尙書有作三載者不盡後人改之。今文一作

三歲考績。錫瑞謚案今文尙書以三考黜陟幽明爲句大傳云

書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

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其賞有功也諸侯賜弓

矢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璜者得爲也。以祭不得專征

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不得專殺者以獄屬於得專殺之國不

得賜圭璜者資也。天子之國然後祭。漢書谷永傳引經曰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論衡治期篇曰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

功而加賞按無功而施罰。潛夫論考績篇云書曰三載考績黜陟

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風俗通山澤篇云嶽者猶功考

德黜陟幽明也皆同大傳之義段玉裁云今文家皆於黜陟句絕其說非是。一作三考黜陟。○錫瑞謹案今文尚書亦以三考黜陟爲句史記曰三歲一考功三考黜陟遠近功成興史公訓幽明爲遠近以黜陟絕句白虎通考黜篇曰諸侯所以考黜者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後又兩引三考黜陟皆以陟字句絕漢書食貨志李尋傳三國志杜恕傳皆引三考黜陟與史記合蓋三家今文之異也考績有二說一以爲三攷始黜陟路史注引大傳曰九歲大考黜無職賞有功也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升故陟之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春秋繁露考功名云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則以黜陟須至九年白虎通曰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何以知始考黜黜之尚書曰三年一考少黜以地書所言三考黜陟者謂爵土異也小國考之有功增土進爵後考無功削黜後考有功上而賜之矣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土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土能有小大行有進退也公一削爲百里之侯再削爲七十里伯三削爲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爲五十里伯再削爲五十里子三削地盡五十

里子一削爲三十里子再削爲三十里男三削地盡五十里男一
削爲三十里男再削爲三十里附庸三削地盡所以至三削何禮
成於三三而不改雖反無益也潛夫論三式篇曰是故三公在三
載之後宜明考績黜陟皆以爲一考卽黜陟與大傳繁露所云三
考始黜陟不同黜陟爵土先後又有二說白虎通瑞贊篇引書傳
云三年珪不復少紬以爵六年珪不復少紬以地九年珪不復而
地畢削與儀禮集注引書傳云諸侯有不率正者天子紬之一紬
少紬以爵再紬則紬以地三紬而地畢其說略同白虎通又曰尙
書曰三考黜陟先削地而後紬爵者何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任
也今不能治廣土衆民故先削其土地也故王制曰宗廟有不顧
者君紬以爵山川神祇有不舉者君削以地明爵土不相隨也則
以爲先地後爵與大傳所云先爵後地異亦三家今文說之不同
也公羊隱八年傳解詁引書傳曰三年一使三公紬陟白虎通巡
守篇曰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
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
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作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
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
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
之下也是今文說以三歲
考績爲三公述職之事

庶績咸熙

。今文一作庶績咸喜說見前

分北三苗

論衡率性篇曰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以

恩不肖者施之以教孫星衍說此三苗似非竄三危者韓詩外傳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服者衡山在南岐山之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不服案其事見淮南子鹽鐵論說苑諸書堯時三苗已竄三危此有苗不服在楚荊州之地是舜時三苗非堯時所竄也故呂氏春秋召類篇云舜卻有苗更易其俗淮南兵略訓云舜伐有苗修務訓云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注云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往征之檀弓云舜葬於蒼梧之野鄭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書說舜曰陟方乃死蒼梧

於周南越之地今爲郡分北者卽呂氏春秋所爲卻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今文作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

載陟方乃死。史記五帝紀曰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乃至于文祖又曰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蒼梧

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段玉裁說三十在位今文尙書作
二十鄭君用今文注古文讀三十爲二十可攷而知也司馬子長
據今文尙書作史記五帝本紀曰舜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
天子事此徵庸二十而在位此今文尙書之一證也論衡氣壽篇
曰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二十歲齡沐櫛在位堯
退而老八歲而終至頊落九十八歲未入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
數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齡三歲在位五十載陟方
乃死適百歲矣此又今文尙書之一證也孟子萬章篇曰五十而
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趙注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齡三歲在
位則不爲五十而在位時尙慕故言五十也尙同古文尙書作三十
義曰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
二十年而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
歲也然則古文作登庸三十鄭注云三十當爲二十以今文正古
文故孔冲遠謂之讀此經也大戴禮五帝德云二十以孝聞乎天
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與今文尙書合此鄭之所以讀從
今文也二十以孝聞之後又十年堯舉之又二十年乃攝行天子
事是爲大戴禮之三十在位大戴禮之三十在位合上文二十言
之今文尙書之二十在位合上文舜生三十言之皆是五十歲合
下文五十乃死則皆百歲也故曰大戴與今文尙書合鄭君云登

庸二十蓋古文尙書作登庸今文尙書作徵庸中庸鄭注曰徵或爲登孫星衍說陟方者史公說爲巡守按巡守至五岳而止此至蒼梧者蓋此行分北三苗且行九歲之大考也錫瑞謹案白虎通巡守篇曰王者巡狩崩于道歸葬何夫子當爲喪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卽如是舜葬蒼梧禹葬會稽於時尙質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論衡書虛篇曰儒書言舜葬於蒼梧禹葬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邊土聖人以天下爲家不別遠近不殊內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實也言其巡狩虛也舜之與禹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內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典之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恒山以爲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竝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禹王如舜事無所改巡狩所至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會稽非其實也實舜禹之時鴻水未治堯傳於舜舜受爲帝與禹分部行治鴻水堯崩之後舜老亦以傳於禹舜南治水死於蒼梧禹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家天下故因葬焉據班孟堅王仲任說則今文家以爲巡狩與史公義同而仲任自爲說以爲治水然舜禹崩時已無水患舜禹分部治水其事絕不見他書近人又以虞時南嶽爲九疑故舜南巡及之而據今文家說虞時南嶽是霍山竝非衡山若九疑爲南嶽其說尤不見他書皆臆說不足據也淮南修務訓云南征三苗道死蒼梧韋昭國語注云野死謂征有苗死

於蒼梧之野帝王世紀云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則皆以爲征苗不但巡狩以經攷之三考黜陟分北三苗之後卽羣以陟方乃死之文則舜之陟方必爲考績并分北三苗而往故國語云勤民事而野死今文設以爲巡狩征苗是也

受業
宋名璋
袁宗廉
校